

幻想组曲・旅者
前 传

目录

| | |
|----------------------------|-----|
| 前言 | 1 |
| 序章・「决死绝命」 | 3 |
| 附录 1 | 9 |
| EX. 世界尽头 | 16 |
| EX. 最高指令 FIRST ORDER | 34 |
| EX. 东方协约 | 43 |
| EX. 大革命 | 58 |
| EX. 黄昏之剑 | 63 |
| EX. 天光 | 78 |
| EX. 我最敬爱的人 | 86 |
| 终章・「荣光卫盾」 | 94 |
| 附录 2 | 111 |
| 后记 | 112 |

前言

“这既是故事的开端，也是我们所知历史的终结。”

——伊索美凡·阿克莱希亚

「繁星」

审核 人类外宇宙空间环境适应性改造研究署

发行 银河-仙女星系历史档案馆

密级 公开

编码 标准

MA-01-MAHA-1-0-D29529C671

序章·「决死绝命」

人类永远无法逃离对死亡的恐惧，不论是自身存在的消逝或是所爱之人的离去，正是死亡给予了我们存在的证明。因此，这就是我们身为人类，与“怪物”的不同。

“普洛米亚大人，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嗯，通知下去，全军按照预订计划前进。”

在世界尽头的荒凉地方，一支全副武装的大军正在悄无声息地推进中。

这是一支汇集了各个地区、各个种族的人类部队，在故事里的英雄——普洛米亚的带领下，仅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战。

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勇敢、比任何人都懂得生命的可贵。和平的世界是如此美好而脆弱，以至于必须要有人拿起武器，并将己身的幸福置之身外。

在幽邃的暗之外海，他们与死神一起剿杀亵渎者的异胎；在云端之上的天池，是他们去迎击堕落为魔的天使；久远的诅咒之地亦被其所破，魔神的封印又将延续千年；古老海域的腐朽黑暗，由他们带来希望的微光……

不知何时，他们已被称为英雄的军队，谱写下一段又一段传说。

普洛米亚很是自豪，因为她拥有着如此出色的伙伴们，曾经孤身一人的她也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前进吧，朝着我们的理想前进。终有一日即使是我们也能够放下武器，回归那个由我们所守护的美好世界。

本阵的五千人停下了脚步，繁星的眷属姐妹传来消息，前方的第一军已开始与怪物交战。这是所有人都未曾遇见过的棘手敌人，它们以魔力与生命力为食，盘踞于地脉与天脉的交汇点，近乎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样的怪物为何会存在于世？无人能够解答。违逆神理的造物理应被世界排斥，但它们却顺利地融入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本不应该是如此才对。

但，普洛米亚的心中并未有过一丝的犹豫，即使是在理解了这全部的一切以后，她也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是啊，无论那些怪物的真身为何，自己所要做的从来都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守护人类，守护她所爱着的这个世界。

普洛米亚握紧了手中的长枪，命运的抉择已然到来，而自己所做的一切又能

否改写既定的未来——一切都将于这一战分晓。

进军前夜，普洛米亚一改往日的稳健战法，将除本阵以外的全部部队分散，共计十路从不同方向进行包围。不论付出多少代价，她都决心要将“离世的怪物”在这里斩草除根。

如果自己的徒弟在此，她一定会这样评价：为讨取那一点稀少的战果，牺牲大量的士兵，这种战法真是愚蠢至极。

不过，这就是你那愚蠢的师傅的决定啊。

旁人常常会把这支充满欢笑与温情的部队视作理想的花园，他们称赞我们的高洁与英勇却忽略了这支部队真正战无不胜的理由。

强大的武力与非凡的谋略？没错。

永不褪色的高洁之心？的确如此。

人民的拥戴与支持？或许是这样。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此刻站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彻彻底底的，将死亡视作唯一归宿的“死士”，是连神罪都不放在眼里，令死神退避三舍的恶鬼。

我们是从冥府中归来的“已死之人”，只为将敌人拖入绝狱而不断前进。曾经的堕天使亦恐惧我们的存在，自折羽翼回归大地。

我们依旧恐惧死亡，但我们并不恐惧自身生命的终结。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死将带来更多人的生。既然如此，那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第十军的牺牲为后续部队打开了关键的缺口，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丝胆怯。

怪物始终是怪物，无论看起来是多么严丝合缝的防御都不过是触之即倒的空中楼阁。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众人都已经意识到了眼前怪物的弱点。类格式塔式的思维结构使得单点突破成为战局的关键，越是更高层级的怪物越有击杀的价值。可以预想到，在斩杀掉所有的思维中枢后，其余怪物也就成为了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胜利的天平自然会倒向人类的一方。

“第一军，改变目标，朝地脉节点进军！七十二师维持阵线，本阵前进！”

普洛米亚的命令立即被忠实的执行。第七十二师拼死填补上了第一军转移造成的缺口，而他们也成为了继第十军之后第一支全灭的部队。

普洛米亚站在战车之上，回想起了出发时占卜师的预言。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斗，胜利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但却并非毫无意义……普洛米亚大人，您所等待的世代交替的时刻，或许就要到了。妾身不会阻拦您，只望给予您大地的庇佑，希望您能平安归来……哪怕…只有您一个人也好。”

普洛米亚笑了笑，那个活了不知几百年的老巫婆，有一天竟然也会重拾起自己的信仰。本以为她在看透命运之际就已经放弃一切了，看来人总是在不断改变的。

久别的徒弟的面容又再次浮现在了普洛米亚的眼前。一直以来，普洛米亚都视其为妹妹一样疼爱。那个自生命伊始就不幸背负罪孽的可怜女孩，只有在她的面前，普洛米亚才能展现出自己最温柔的一面。

英雄总是被人期待着，不被允许露出脆弱的模样。久而久之，连普洛米亚自己都忘记了她也是无数普通人中的一员，也会有喜怒哀乐，也会有欢笑与悲伤。而那时失去一切色彩的她所遇到的，就是自己的徒弟。

在被死亡的诅咒沾染的最终毁灭的村庄，那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是其中唯一的幸存者——长年以来，普洛米亚都是这样诉说的。那座村庄的毁灭被看做是一场不幸的事故结案，而真相只有普洛米亚一人知晓。

这是普洛米亚的一生中，唯一一次做出有悖英雄之名的行动。但是，她并不后悔。

普洛米亚收养了那名女婴，并将自己的一切技能与知识倾囊相授。在非人的严苛训练中，女孩的才能迅速开花结果，终于成长为了不逊于师傅的强者。普洛米亚发自心底地为她感到自豪，然后她便选择了放手，任其选择想要的未来。

——这是一支正在奔向死亡的军队，拥有未来的孩子不应该留在这里。

在放手之际，普洛米亚也将部队中其他的孩子留在了徒弟身边。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是由这支“死亡之军”诞下的“希望之种”。普洛米亚将守护世界的旗帜交到了他们的手上，现在的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

说起来，曾经自己也有被叫做异端的时候。毕竟这支部队向来来者不拒，不管是异教徒还是禁忌的秘法的使用者，普洛米亚都毫不客气地接纳了。

正义并不需要多余的束缚，如果太过纠结于此，那么连原本可以拯救的人都

会拯救不了。再者说，愿意加入这支部队的，不尽是些会做白日梦的笨蛋吗。至于集结起这支军队的自己，当然就是最大的傻瓜。

血腥味笼罩在战场的每一处角落，但我们的敌人并不会流血。它们是纯粹的魔力生物，却扭曲地据守肉身不放。这无疑是对脆弱的人类的嘲讽。

积攒至今的珍贵道具被毫不吝惜地挥霍一空，掏空整座矿脉的魔力结晶在一瞬之间消耗殆尽。广域魔法一个接着一个展开，戍卫堡垒立起而又被推倒，空气里四散弥漫着魔力的瘴气，诅咒遍布大地的每一寸土壤。

“就到这里了吗……”

残破不堪的第一军失去了继续推进的能力，但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尽职尽责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残存的第一军士兵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战场之上完成了整编，然后将一切托付给了身后的伙伴，以自我的牺牲打开了前往节点的最后一段道路。

这里将是最后的决战之所，完整无损的五千人本阵将在这里迎接名为“命运”的审判。

“战报！第三军二十三师团已击破一号节点，即将前往外缘地协助第四军作战。”

“第五军已击破二号节点，正在进行重整。”

“第八军击破三号节点！”

“预备队将接替第一军继续维持阵线。”

“本部后勤部队三千人即将投入战斗，正在前往五号节点。”

事到如今，即使是一直藏匿起来的你，也不得不现身了吧。

普洛米亚静候以待，长枪因蓄满魔力而产生微微的颤动，枪尖微缩的咒文发出炽烈的耀眼白光，通体炽热的枪柄令人难以接近。

看到这一幕的伙伴们都因惊讶而微微张大了眼睛，这支无法被人类驾驭的神器终于选择了归服普洛米亚，开始展露它真正的力量。

“以下皆是密语，所有人捂住耳朵！”

这只是保险之举。此刻，声音已不再具有意义，伴随着普洛米亚挥下长枪，一切都陷入了停滞。

“宣告：此即为诺尔蒂娅希纳茵斯应许之圣地，兰泽维娅卡尔多斯之子呈上

祝祷。”

虚空的威能显现，在“这里”，神理褪去了它的崇高，光与暗不再具有分别，时与空俱为一体。

“我应契约而来，神理十柱亦不为所动。一切试炼皆已达成，缙则安可丝路塔纳斐莎，这是你与我之间的约定。”

难以察觉的，无边远方传来一声轻叹，虚伪的星空在千年里第一次产生了变化。

虚空汇聚，裁断之神枪发出震耳的咆哮。霎时间，天脉断绝无续，地脉尽数枯竭。

这是曾经只有诸神才能完成的伟业，但此刻在场的众人却无一对此抱有疑问。

因为，看呐，苍天之外，永恒的群星尽数闪耀。

“天权与源光同在，星月与太阳同辉。”

远方的占卜师露出了悲戚的笑容，只会预测未来的她并没有改变命运的能力，只能注视着自己的所爱之人走向毁灭。

盘踞山川，遮蔽天日，这就是“离世的怪物”的真正面貌。在它所存在的地方，连时空都遭到扭曲，万物被吞噬。

而有资格立于这张决斗台上的，仅有普洛米亚一人。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吼——”

“离世的怪物”发出嘶吼，诅咒的吐息在顷刻间湮灭了眼中所见之一切。但普洛米亚的光芒仍在，它永不断绝。

“这是我最后一次借用你的力量了，我的好搭档。”

普洛米亚轻吻长枪，并将自己最后的一丝力量灌注其中。或许高傲如它依然不会承认，但此时此刻，裁断之神枪已不再是神明的眷属，而是仅属于普洛米亚一人的存在。

“去吧，这将是我最最后的余晖。”

与日月比肩，辉煌如永星的神枪自普洛米亚的手中掷出，其刃可贯穿星辰，其身可作苍穹一景。

给予敌人以必死的圣裁——「决死绝命」，这是普洛米亚最终的绝技。此后，

“离世的怪物”将永远与死亡的诅咒相伴，直到它将所有的魔力回归这个世界，彻底化为尘土。

爱着人民的英雄，为人民所爱的英雄，最终选择了为守护这个美好的世界而死。而那支英雄的军队，也就此消失于世间。

.....

“无论你相信与否，这就是那场远征的真相。”

占卜师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对着哭泣的少女下达了最终的审判。

“她已经不在了，奥克斯薇。”

附录 1

联合远征军 十万人

统帅 普罗米亚

第一军团长 菲尔莉安

第二军团长 艾希莉儿

新联合远征军（中央方面军）

统帅 奥克斯薇

主将 安可（副官 莫里娅·卡古斯）

驻军学者 伊诺维奇、缇希琳娜

天骑卫队 3000 人（未满员）

「央」奥克斯薇 350 人

「辉光」戴维德里克 280 人

「嫉心」

「天鹰」米兰达（通讯 凯尔） 350 人

「白狮」

「虹」

「咒怨」

「圣树」

「绯樱」

「华亭」莉莲·伊凡诺·华 290 人

「流月」莉菀·伊凡诺·华 300 人

「终约」安可（副官 莫里娅·卡古斯） 250 人

第一近卫装甲师 5000 人（未满编）

主将 莫雷尔（雷纳斯帝国上将 56 岁）

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

「青金石」（魔力驱动 童话王国产） 300 辆

「风暴」（电力驱动 共和国产）150 辆

轮式装甲战斗车辆

「灰」（魔-电混合驱动 黄昏之国产）350 辆

航空武装飞行器

「魔女」（魔力驱动 童话王国产）300 架

长程火力

「伽尔丝 III」（270mm 魔炮 童话王国产）200 门

「普罗纳」（560mm 火炮 安可多涅夫学院产）20 门

「海伦娜」（105mm 防空火炮 黄昏之国产）50 门

第二近卫炮兵师 3000 人（未编满）

长程火力

「伽尔丝 III」（270mm 魔炮 童话王国产）350 门

「切伦科夫」（307mm 魔炮 共和国产）200 门

「海伦娜」（105mm 防空火炮 黄昏之国产）150 门

「普罗纳·改」（780mm 火炮 安可多涅夫学院产）50 门

「未命名实验型号」（1080mm 魔炮 安可多涅夫学院产）10 门

第三近卫航空师 2000 人（未编满）

航空武装飞行器

「魔女」（魔力驱动 童话王国产）500 架

「流星」（魔力驱动 安可多涅夫学院产）100 架

长程火力

「千叶花」（80mm 防空魔炮 利贝尔王国产）200 门

第四近卫步兵师 5000 人（未编满）

轮式装甲战斗车辆

「流浪者」（蒸汽驱动 雷纳斯帝国产）300 辆

「坚守者」（魔力驱动 雷纳斯帝国产）200 辆

航空武装飞行器

「洛克」（电力驱动 利贝尔王国产）100 架

「侵袭者」（魔力驱动 雷纳斯帝国产）50 架

长程火力

「伽尔丝 II」（230mm 魔炮 童话王国产）100 门

「千叶花」（80mm 防空魔炮 利贝尔王国产）80 门

「珊瑚・试验型」（电磁轨道炮 人鱼之国产）5 门

第五近卫魔导师 4000 人（未编满）

师长 戴尔（童话王国少将 36 岁）

结界与壁垒师团 1700 人

魔导步兵营 1300 人

魔导支援连 1000 人

自动人偶兵团 1750 人

自动人偶

「紫罗兰」 550 人

「鸢尾」 350 人

「勿忘我」 300 人

「琉璃」 300 人

「风信子」 200 人

「柑橘」 50 人

西方面军

统帅 米莉森

参谋 珈蓝

第一集团军（西方面军）

黄昏之国第三十四装甲师 11500 人（满编）

黄昏之国第三十六步兵师 9800 人（未编满）

师长（千人长） 德尔

黄昏之国第三十七魔导师 9000 人（未满编）

第二集团军（西方面军）

黄昏之国第十七特种步兵旅 5000 人（满编）

黄昏之国第二十炮兵师 7500 人（满编）

黄昏之国第二十八魔法步兵师 8000 人（未满编）

第三集团军（西方面军）

黄昏之国-雷纳尔帝国一零一混合装甲旅 5000 人（满编）

雷纳尔帝国第五魔法步兵师 10500 人（满编）

雷纳尔帝国第十二步兵师 10500 人（满编）

雷纳尔帝国第十五特种步兵旅 6500 人（未满编）

中央方面军

统帅 奥克斯薇

主将 安可（副官 莫里娅·卡古斯）

第四集团军（中央方面军）

司令 「星冠」艾希塔尔（副官 希兹特维克）

驻军学者 罗蕾莱

暗夜王国「艾希塔尔」魔导装甲师 7000 人（满编）

师长 莉莉娅

暗夜王国第一远征军 5500 人（未满编）

暗夜王国第二远征军 3000 人（未满编）

旅长 亚里亚

暗夜王国第三远征军 3000 人（未满编）

暗夜王国第五远征军 1500 人（未满编）

旅长 阿珐拉

第五集团军（中央方面军）

司令 米沙

童话王国第七装甲师 13500 人（满编）

童话王国第八特种装甲旅 5300 人（未满编）

童话王国第十二魔法步兵师 8000 人（未满编）

第六集团军（中央方面军）

人鱼之国第九远征军 11000 人（满编）

人鱼之国第十远征军 8000 人（满编）

童话王国第十五魔法步兵师 7000 人（未满编）

第七集团军（中央方面军）

司令 云彩

童话王国第十六魔导师 11000 人（满编）

童话王国第十七步兵师 13500 人（满编）

童话王国第十八魔法步兵师 8500 人（满编）

东方面军

统帅 云墨（共和国审判长）

第八集团军（东方面军）

共和国第三装甲师 10500 人（满编）

共和国第四特种步兵师 12000 人（满编）

共和国第九炮兵师 9000 人（满编）

第九集团军（东方面军）

利贝尔王国第十七混合装甲师 11000 人（未满编）

利贝尔王国第二十五航空师 6800 人（未满编）

共和国第三十三步兵师 11000 人（满编）

第十集团军（东方面军）

童话王国第二远征军 7000 人（满编）

共和国第十四魔导师 6300 人（未满编）

共和国第十六防空旅 5000 人（满编）

共和国第十七步兵师 11000 人（满编）

第十一集团军（东方面军）

东大陆人民志愿军 22500 人

联合舰队

旗舰

「普罗米亚」（普罗米亚级航空装甲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主力舰

「普罗米亚」（普罗米亚级航空装甲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艾希塔尔」（艾希塔尔级航空装甲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祈」（露珠级航空特化舰 蓝色人鱼舰队）

「诺雷」（露珠级航空特化舰 蓝色人鱼舰队）

「奇迹粒子」（实验型空天战舰 安可多涅夫学院）（战斗不能）

「云母」（星钢级装甲战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银心」（星钢级装甲战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卡西尔」（卡西尔级装甲战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卡罗尔」（卡西尔级装甲战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屏卫舰

「棱镜」（棱镜级远洋装甲舰 蓝色人鱼舰队）

「紫」（棱镜级远洋装甲舰 蓝色人鱼舰队）

「霞」（棱镜级远洋装甲舰 蓝色人鱼舰队）

「光环」（棱镜级远洋装甲舰 蓝色人鱼舰队）

「雷光」（雷光级高速装甲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雷鸟」（雷光级高速装甲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雷暴」（雷光级高速装甲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千击」（千级重装甲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千刃」（千级重装甲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雨雾」（雨雾级防空特化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千寻」（千级改装雷达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

水下舰队

「菲尔莉安」（菲尔莉安级深海战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莉莉安娜」（菲尔莉安级深海战舰 童话王国特遣第一舰队）

「星夜遗梦」（星镜级深海战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光辉」「星镜级深海战舰 暗夜王国外海第一舰队」

「海水晶」（海权级深海袭击舰 蓝色人鱼舰队）

「蓝宝石」（海权级深海袭击舰 蓝色人鱼舰队）

「红宝石」（海权级深海袭击舰 蓝色人鱼舰队）

.....

EX. 世界尽头

安可仿佛能闻到钢铁与泥土被蒸发时的气味，她明白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否则这支冠以英雄之名的部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第一近卫装甲师遭到了来自「末日」的直接打击！”

指挥部里一片喧哗。

“开什么玩笑，这种横跨整个战场的超远程打击根本防无可防！”

“反制措施呢？没有能打回去的东西吗！”

“那种事情根本毫无意义，现在应该立刻分散部队减少后续损伤！”

“别忘了它们的协同性有多强，让防线出现缺口只会让它们有机可乘！”

接敌十小时，中央方面军所遭到的来自远方「末日」的精确打击数不胜数。对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强大敌人，指挥部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看不到反击的希望。

“汇报损失。”

“因为提前得到了预警，这次打击造成的伤亡人数不到三百，但第一近卫装甲师受魔力余波影响，暂时不适合继续作战了。”

“你们暗夜王国夸夸其谈的抗干扰技术到底都用在了哪里？”

安可的副官莫里娅冷冷地质问一名来自暗夜王国的技术人员，那名少校胆怯地低下头，小心翼翼地解释道：“我们现在正在加紧解析「末日」的干扰波形，只要再给我们两天时间……一天！只要再有一天就一定能解决。”

暗夜王国把最精锐的装备和人员都留在了自己国内这件事，早已是人尽皆知。如今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那么站在旁边的那一位，童话王国的军需官上校，我们多次要求过的魔力补给和武装飞行器增援又在哪里？别跟我说你们已经忘了！！”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尽可能提供物资了，但是西大陆的战事吃紧，国王陛下决定优先供应……”

在一众将军们的严厉目光下，军需官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彻底没了声音。

这支部队的统帅、主将，以及指挥部里的半数军官，都来自于童话王国，其中甚至不乏卡古斯、普兰纳、优勒这样的名门。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童话王国的实

际情况——如果他们真的提前做了准备，那么远征军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根本不值一提。

窃窃私语间，有人提起了不久之前在军中流传开来的传言。

“童话王国准备终止远征军计划，是吗？”

第五集团军司令米沙替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问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继续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两年的总动员令对经济民生的破坏极为严重……而且！而且！！不能再让我们的同胞为他国牺牲了，现在必须保存实力，为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做准备——民间也有这样的声音。”

军需官越是解释，众人投向他的目光就越是冷峻。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

安可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压迫感。她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叩、叩、叩”，声音甚至盖过了外面的炮火声。

指挥部里鸦雀无声。

军需官吞了一口口水，声音有些颤抖：“远征军计划没有终止，但童话王国也不可能再增加投入，所以上一批物资就是全部了。”

“愚蠢！”

只听“咔”的一声，安可手里握着的笔被折断成了两节。墨水喷洒而出，莫里娅迅速掏出附着了手帕去擦拭。

“上校，知情不报在军中可是重罪，如果你还想保住你的名誉，就拿起你的武器走到前线，然后给我战斗到死。”

“宪兵！”听到主将已经发话，莫里娅立刻叫来宪兵将已经两腿发软的军需官给架了出去。那名军需官是幸运的，因为他所面对的是身为远征军主将的安可而不是身为「终约」指挥官的安可。对于这种叛徒，「终约」向来的做法是直接当成诱饵扔到天灾群里，又或者是做成生物武器备用。

“莫里娅。”

“我在。”

“你认为远征军应该效忠的对象是谁？”

莫里娅明显地一愣，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无一例外都

是为了利益而违心说出的谎言。安可与莫里娅之间的交流不需要谎言，所以莫里娅需要找出那个安可需要的正确的选项。

“远征军效忠的对象……是……”

“或者我换个问题。莫里娅，以及在场的所有人，你们为何而战？”

莫里娅找不出那个正确的答案，几乎所有的选项都是谎言，莫里娅从心底无法认同它们。但自己应该是在为了什么而战，否则自己又怎会站在这里？

……

“你真的想要加入天骑卫队吗？”

……

许久以前，自己似乎也曾被问过类似的问题。而那时，自己又做出了怎样的回答？

“一个人的力量太过弱小，甚至不足够保护自己的宝贵之物。”

莫里娅喃喃低语，但安可并没有听漏。

“说下去，莫里娅。”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又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他人的宝贵之物。人类彼此攻伐、相互掠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远征军是基于守护他人的信念而凝聚在一起的坚不可摧的联盟，我们是在为‘我们’而战斗！”

“英雄普罗米亚向世界证明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地上天国是可以实现的。只有在远征军，人们才可以放下一切芥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

第四集团军司令艾希塔尔倚靠在门框边，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认真地为远征军做出了一个最好的总结。

「辉光」指挥官戴维德里克接过了艾希塔尔的话语：“我们将时刻准备为文明延续与人类福祉献出我们的一切。”

这是由英雄奥克斯薇亲手写下的誓词，不必惊讶于它的简短，其所蕴含的力量足以造就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

安可得到了她所希望的答案。

“远征军没有留给背叛者的位置，家国情怀绝不是脱罪的借口，短视者的决策只会将人类导向毁灭！”

“莫里娅，派宪兵查明所有与此事相关的人，允许直接读取记忆，抗令者就

地处决。”

“是。但对于那些无辜的人，我们要怎么办？”

“无罪却被读取记忆的，多发一个月军饷。有罪者由你自行处置。”

安可从来不轻易对其他人发火，但是补给问题触动了她最后的底线。

“戴维德里克。”

“在！”

“天骑卫队现在在哪儿？”

“西南方向五十公里，正在远离前线的位置休整。”

“在第一近卫装甲师恢复战斗能力之前，让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是！”

“第四集团军进入作战位置，死守莱比锡河防线。你们可以得到一切你们想要的支援，但是一步不允许后退！”

“了解。”

“传令给东、西方面军，全线转入防御态势，密切关注敌人动向，随时联络。”

“东方面军指挥部收到。”

“西方面军指挥部收到。”

“战场的全息地图扫描完成了吗？”

“报告将军，由于魔力波受到严重干扰，测绘队正转用激光雷达加紧绘制地图，但信息传回本部可能还需要些时间。”

“抓紧时间，然后把那群学者叫过来，我需要他们的人偶。”

地面在颤抖，「末日」的魔力波动越过整个中央军抵达了安可所在的指挥部——这是天灾学习自人类的赤裸裸的挑衅表现，在场的军官们一时间群情激愤。

一名参谋建议：“我们要不要回敬它一发魔炮？”

“没必要，那种程度的攻击对「末日」来说不痛不痒。”

炮兵部队的一名指挥员补充道：“魔炮的威力与距离成反比，按照现在的位置如果要打到「末日」即使是一轮齐射都命中也不会有太多伤害。”

“那我们就只能任由它挑衅了吗？这对于士气的打击不可估量！”

“别着急，再等等。”

安可挥手示意指挥部安静下来，她早已准备好了对策。

不多时，一道炽目的光束就从西南方向划破天空，直击敌阵，一瞬间就覆盖了天灾的魔力波动。室外响起了士兵们的欢呼声。

“安可大人，”一名军官快步上前附身耳语，“奥克斯薇大人传讯说，因为魔力消耗太大，她担心补给不足，所以刚才的大魔法只会使用这一次。”

“魔力消耗是？”安可开口询问。

“三十箱魔力结晶，都是高压压缩的。如果想对「末日」造成更可观的伤害，至少再翻三倍。”

“还好，没有超标。”

军官立正敬礼后就默默退到了一旁。

魔力不足是远征军亟待解决、无法回避的问题。机械需要魔力驱动，魔法需要魔力启动维持，甚至士兵们的身体能力也需要魔力来加强。后勤补给从来都是战争里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还有粮草、水源、装备……但最重要的还是魔力。甚至说只要还有魔力，士兵们就能一直战斗下去。

“给我一个确实可行的反击方案，各部汇总后交给我。”

“所有近卫军向前推进十公里，准备好下一个指挥部的‘替身’。”

简单布置完任务以后，莫里娅听到安可咬牙切齿地小声咒骂了一句。

“……‘永星’的骗子们！”

这句话可不能被随军的督察们听到，莫里娅心想，不过她也并没有多说什么，在场的都是自己人。而且不光是安可，指挥部里的其他将领们也同样是抱着一肚子不满。

姑且，这也是由他们亲手捧起来的英雄所统率的部队，在与天灾的战争中战功赫赫，百战未尝一败。如今眼看着胜利在即，远征军却越来越被孤立、边缘化，甚至被发配到了世界尽头来做这种风险极高却几乎没有任何回报的任务。

人们口中的英雄就这样被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安可真心替她的主君感到不值。同时，她也懊悔于自己的无能，权力场上的争斗是她无法涉足的领域，如果自己能像菲尔莉安女王一样玩弄权术，又或是像英雄普罗米亚一样拥有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力，主君或许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幸了。

一直以来都远离政治的天骑卫队，恐怕不会在战争的胜利中分得多少功劳。战争结束，英雄也就要退场。但没有人应该忘记主君，安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

发生，她会利用手中的一切为主君争得一个英雄应有的荣誉、权力和地位。

首先要做的，就是斩杀「末日」的功劳绝不能被其他人抢去。历史上只需要有两个人拥有拯救世界的英名伟绩，普洛米亚与主君，这样就足够了，除此以外再不需要有第三个人。

“莫里娅。”安可打了个手势，莫里娅随即展开了只覆盖二人的认知阻碍结界。

“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归功于英雄，你明白吗？”

副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很好，那么从现在开始，「终约」任由你调遣，我不再过问。”

莫里娅领命离开了指挥部。不多时，又一道与刚才别无二致橘白色光束划破天空，士兵们的欢呼声再度响起。

真正有效的反击直到开战后的第二天才被组织起来，在此之前，由于无法彻底消除干扰，指挥部计划的多次行动都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莫里娅在消失了一个晚上之后又再次回到了安可的身边，指挥部里的其他人没有多问，「终约」就是去做那些不应该被记入历史的事情的部队。

“补给的问题解决了？”

“主君是如此相信的。”

副官回来之后，安可只问了这一个问题，随后就投入到了反击战的准备中。

经过一夜的商讨，指挥部已决定反击作战——“天光行动”将以中央方面军的第四集团军为核心，地点就选在距离第五集团军最近的45号平原及其周边地区。

经过勘察，45号平原经过昨日第十五魔法步兵师与冷月级天灾的大魔法对垒，如今已遍布沼泽，土地泥泞，且此地有一条两端均处在人类控制之下的地脉支脉经过。这意味着，只要在恰当的时机阻断这条支脉，45号平原就会在一定时间内转变为一个源源不断吸取魔力的巨大陷阱。对比人类的现代化军队，以魔力作为身体主要构成的天灾无疑会遭到更严重的削弱。这样一来，第四集团军就能在这片战场上形成局部的魔力优势，巩固防御并展开反击。

只是阻断地脉同样需要消耗大量的魔力，在其上进行战斗的我方部队也依旧

会被影响。依照往常的经验，敌我魔力损失比大概是七比四——单从数据来看是这样没错，但若是天灾没有踏入这个陷阱，损失更多魔力的反倒成了远征军。在补给不足且大概率发展成长期战的当下，这无疑是冒险的一步。

如何引诱天灾入局并将其牢牢地困在此处，这正是安可将要解决的问题。

“天骑卫队随时可以出动。”

戴维德里克看准时机走到了安可的面前，他把手放在了腰间的短剑之上，随时准备领命出征。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天骑卫队都是执行诱敌作战的最佳选择，戴维德里克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然而，安可只是抬头看了戴维一眼，然后就拒绝了天骑卫队的请战。

“天骑卫队转移至3号谷地，负责保卫地脉魔力提取装置。”

“我拒绝！为了确保天光行动的胜利，请让天骑卫队参与此次作战！”

“戴维，天骑卫队的确是我们最精锐的部队，正因如此，如果你们失败了，对士气将会是极大的打击。而且，你怎么能肯定「末日」不是故意诱导天骑卫队出击呢？如果仅仅是天骑卫队受损还好，可若是人类的英雄有个什么万一，我们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戴维一时无法反驳，但他依然无法接受安可的这种解释。莫名的异样感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还想再问些什么，可就在这时莫里娅挡在了他的面前。

“戴维德里克大人，3号谷地的魔力提取装置有被敌方发现的可能，请天骑卫队立刻前往协助防空与隐蔽作业。那里是我们重要的生命线。”

戴维德里克知道，安可已经下达了逐客令。他离开之后，指挥部里的天骑卫队成员，就只剩下了安可和莫里娅两人。而若是安可想要隐瞒些什么，天骑卫队将对此毫无办法。

但他必须服从命令。戴维走出指挥部，在与天骑卫队会合的过程中，他又一次看到了英雄大人释放的大魔法。

“奥克斯薇大人知道指挥部里发生的事情吗？还是说这也是她默许的？”

“这种横跨整个战场的大魔法把大量魔力都白白浪费在了射程上，我们有这样的余裕吗？还是说——”

戴维德里克猛然意识到了什么，横贯整个战场的大魔法、禁止天骑卫队参与作战、三号谷地……他有一个预感，安可将要做出一个无法挽回的极其错误的选

择。

“戴维德里克将军，请问您是要回天骑卫队吗？”

在指挥部专用的小型转移场里，一名尉官正在向戴维确认他的目的地。

“噢，是的，当然，请送我去天骑卫队的驻扎地。”

“明白了，将军，传送将在五分钟后开始，在此期间请您不要离开转移场。”

尉官敬礼之后准备离开，却又被戴维叫住了。

“少尉，这几天指挥部里有人前往1号地区吗？”

“将军，1号地区已经封锁，任何人都无法通过军队的转移场前往，这是安可将军亲自下的命令。”

“没有任何例外？”

“事事皆有例外，将军。前往1号地区并不只有转移场一种方法。”

戴维听懂了少尉的话外之意，能被监控的转移手段就只有军方的转移场而已。他用微笑代替感谢。

“少尉，你可以继续去工作了。”

世界的尽头不存在黄昏与黑夜，这里只有永恒的苍白色天空，甚至连太阳和月亮都没有，只是白茫茫一片。现在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米兰达觉得是晚上，因为她已经对枯燥的封锁作业感到了厌倦。

世界尽头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就在米兰达的面前，此时的“门”已经被一组复杂的魔法阵封锁，没有留下一丝空隙。作业完成后，世界尽头将与外界彻底隔绝，除非奥克斯薇大人下令，否则“门”将永远无法打开。「天鹰」就是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而迟迟没有与大部队会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米兰达归心似箭。

几分钟之后，一道未被记录在白名单里的魔力波让米兰达提高了警惕。

“空间移动？”

没有任何犹豫，米兰达拔出身旁副官的佩刀就朝着异动的方位挥砍过去，转移被打断，站在那里的是位意料之外的访客。

“莫里娅，你怎么来了！如果只是来看我，也不用带这么多人吧？”

莫里娅和她的部下们刚刚被迫离开传送，就被「天鹰」的利刃架住了脖子。不知何时，米兰达已经站在了莫里娅的身后，她的脸上还挂着与同僚许久不见后

重逢的喜悦表情，但从始至终没有放下过手里的武器。

“1号地区已经封锁，闯入者均视作逃兵，格杀勿论——这可是奥克斯薇大人的指示。莫里娅小姐您一定不会想做逃兵的，对吧？”

没能想到自己会被米兰达发现的莫里娅一时陷入了被动，别无他法只好按照米兰达的要求回答。

“这是来自指挥部的命令，3号谷地遭遇攻击，魔力提取装置可能已经暴露，请距离最近的「天鹰」即刻支援。”

米兰达将信将疑地接过命令书，上面的确是写着莫里娅所说的那些话，但落款处却只有安可的魔力徽印。

“天骑卫队的调动需要奥克斯薇大人的许可，光有安可的印记可不算数。”

“奥克斯薇大人授意安可大人担任中央集团军的主将，也就是授予了安可大人天骑卫队的指挥权。”

“前提是我还能收到来自奥克斯薇大人的命令。”

“米兰达大人，现在战事吃紧，您还要执着于这些规则上的条条框框吗？3号谷地可是远征军的生命线。”

正如莫里娅预料的那样，米兰达无法放着3号谷地被袭击不管。可是，她也比预想之中的要更谨慎。

“凯尔，联系上奥克斯薇大人了吗？”

“报告大姐，干扰太强，联系不上。”

在米兰达审问般的眼光下，莫里娅摊开双手，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我们本来就在魔力对抗中处于劣势，抗干扰系统当然要优先保障前线的通讯。”

“.....”

“米兰达大人，时间不等人。”

沉默良久，米兰达终于放下了武器。

“「天鹰」，准备前往3号谷地协防。”

“感谢您的谅解，米兰达大人。”

“别在我面前用那套贵族的语气，听着就让人恼火。”

莫里娅是故意的，以回报刚刚被刀架在脖子上的“惊喜”。紧接着，她发现

刚刚想要离开的米兰达又再次转过身来面对着自己，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莫里娅，我们都明白为了施行正义有时会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的手段，正因如此「终约」才会被允许存在。”

米兰达一边说着，一边一步步逼近莫里娅。以威慑为目的的魔力环绕于米兰达周身，让莫里娅忍不住想要退后。咫尺之间，两股魔力交锋，两双眼睛各自闪烁着不容分说的决意。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永远无法容许的。莫里娅，不要辜负奥克斯薇大人的信任，也不要玷污她的理想。告诉安可，这也是我想要对她说的。”

莫里娅久立无语。

「天鹰」离开了，「终约」搭建的临时转移场也被彻底破坏。身处米兰达的监视之下，莫里娅只好放弃原本的计划，只身返回指挥部。

现在，想要再次动用「终约」已经不可能了，但莫里娅知道安可绝不会就此放弃，她比任何人都要更加狂热地爱着英雄大人，她用着最理性智慧的头脑去实践那些疯狂的想法，而且幸或不幸的是，她总是正确的。

莫里娅叹了一口气，随即操控魔力飞上天空，消失在苍白的光幕之中。

“所以，现在能动的空中力量还有多少？”

调走天骑卫队之后，安可继续寻找着能担当诱敌重任的部队。而如果不想让这支部队白白送死，制空权又是关键。

很遗憾，刚刚被调走的天骑卫队就是全人类最精锐的空中作战部队，但安可既然已经发话了，其他人也不好再说把他们重新调回来。开战至今，主将一直把人类的王牌部队藏在手心，谁也不知道她究竟想要做什么。

安可看出了其他人的犹疑，敲敲桌子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

“不要将战略战术的希望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英雄不是神明，不可能每一次都能实现你们的愿望。”

安可的办公桌上已经堆起了如小山一般的纸张，她一挥手将它们推倒在地，倦怠地伸了一个懒腰。

在场的将官们纷纷放下心来，主将今天没有大发雷霆，看来是已经胸有成竹。

“既然那只冷月到了我们这里，东方面军的防空压力应该小了很多吧？让他

们调几支航空队过来。”

“不用管什么空地协同了。航空队只管去阻断天灾的退路，壁垒师团展开苍穹结界。戴尔阁下，苍穹结界能否支撑到反击胜利的时刻？”

“如果指挥部能允许一定程度的牺牲就可以。”戴尔推了推眼镜，用着无机质的声音回复道。

“第一近卫装甲师将担任此次天光行动诱敌作战的核心，莫雷尔将军，你的兽群战术又有了用武之地，给我死咬住天灾不放！”

来自帝国的老将莫雷尔无疑是最为可靠的人选，众人都对这一选择表示赞同。

就在此时，第七集团军司令提出了异议：“如果第一近卫装甲师被调走，后方的防御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第七集团军已经无兵可补。”

对此，安可非常温柔地提醒她。

“彩，你不是会用傀儡魔法吗，你们怎么会缺士兵呢？”

第七集团军司令——云彩的脸色猛然变化，差点没一发火球直接朝安可的脸上打过去。先不说那些傀儡都是她的私人财产，现在要补上的可是整整一支装甲师的缺口！安可就好像看准了她有多少家底一样，不把她敲骨吸髓吃干抹净不为止。

然而，她现在能拒绝安可的要求吗？

“混蛋，我要诅咒你，诅咒你们所有人……”

在场的众人都默默移开了目光，尽量不让那诅咒的低语进入自己的耳朵。只是无论彩再怎么诅咒都无济于事，不把傀儡兵贡献出来，就等于是放任防御出现缺口。人，终究还是珍惜自己生命的。

随着安可的目光一扫过指挥部里的每一个人，那些略有家私的将官们都明白了她的意思——该到你们奉献的时候了。

安可的部下们都是忠诚的，可是忠诚归忠诚，让他们散尽家财的时候大多数人却还是会犹豫。

终于，莫里娅悄悄从背后扯了扯安可的衣角，又一次代替指挥部里的所有人开了口。

“将军，能开借据吗？”

众人的目光一齐汇聚在了安可的身上。

“你说呢？”

这句话是安可看着莫里娅说的，但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交战第二日，“天光行动”启动，随后全军下达强征令，从军官开始逐级上缴所有魔力结晶与魔导具，尽管不满声此起彼伏，但补给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

第三日，戴维德里克与奥克斯薇一同来到了被封锁的1号地区，「辉光」也一并陪同。

“依米兰达所言，莫里娅和「终约」就是突然出现在这里。如果不是为了破坏封印，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3号谷地的危机甚至不需要天骑卫队全员出动，仅仅是「天鹰」一支就足以守住整片空域。安可虽然能狠下心来把后勤当做诱饵，但她终究不会真的让军队的生命线被破坏。

现在，在世界尽头这场大概率载入史册的战役之中，天骑卫队反而成了最清闲的一支部队。

对此，戴维的观点是，安可准备在战事不利之际，带着奥克斯薇大人和天骑卫队逃跑，因此他们才被安排在了最接近“门”的3号谷地。

“等到那时，安可布置的另一支部队就会利用横跨整个战场的大魔法掩盖天骑卫队已经不在的事实。远征军将成为掩护天骑卫队撤退的弃子。”

奥克斯薇耐心地听完戴维讲述他的猜测，然后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

“戴维，天骑卫队听从谁的指令？”

戴维并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天骑卫队当然会听从奥克斯薇的指令，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那么，如果是安可命令你们逃跑，而我要求你们继续战斗，你们还会服从我吗？”

“啊！”

“所以戴维，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担心，我会命令你们一直战斗下去的，做好陪我一同赴死的准备吧——当然，这并不是叫你们去白白送死。”

“但是，如果奥克斯薇大人您……”

如果您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又该怎么办？戴维咽下了后半句话，他意识到自

己也踏入了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军人的忠诚与荣誉和他对英雄本人的仰慕在心底激烈碰撞。

这一刻，他才真正理解了安可，之前的猜测也转为确信。一个人，将对另一个人的爱视作最崇高的事物，那么常世间的一切规则于她都不再是束缚。

“麻醉剂试用 III 型……完全不含魔力的麻醉剂，奥克斯薇大人唯一疏忽了的弱点，净化护符也解不了的毒。”

如果想要带着奥克斯薇大人逃跑，这就是唯一的机会。戴维知道，五天前安可截留的那批安可多涅夫学院的物资里就有这种最新型的麻醉剂。

现在，戴维只要走上前去把这种麻醉剂的存在告诉奥克斯薇——是的，他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不说会怎么样？自己依然有机会去阻止安可，只要自己抢先一步销毁那些麻醉剂，安可的计划一样不会成功。

最后的最后，直到「央」派人来接奥克斯薇为止，戴维也没有说出那些新型麻醉剂的存在。

全息地图中央出现了一个不停闪烁的蓝点，那是刚刚重新加入战场的冷月级天灾，位置就在天光行动的主战场 45 号平原。

“有了「末日」的帮助，「冷月」的恢复力远超我们的预期。之前和它对垒的魔法步兵师已经无法再战斗了，我申请启用预备队。”

第六集团军司令一五一十地向指挥部汇报了自己遇到的困难，“我们需要支援”，通篇下来他想说的只有这一句。

莫里娅的心情愈发焦躁，她不知道安可要怎样应对这场危机，但东、西方面军的按兵不动无疑是将中央军往毁灭的道路上又推了一把。

“允许投入预备队，以后这样的问题就不用问我了，优先保证天光行动的顺利进行。”

安可淡漠的表情中闪过一丝愠色，她不是没想过东、西方面军会在她背后捅刀子的可能性，但在云彩加入远征军的这个当下，东方面军还能这么快下手是她不曾预料到的。

云墨，东方面军总指挥官，一颗自共和国升起的冉冉新星，安可完全不了解她的底细，也暂时猜不透她的想法。果然应该用她的亲妹妹做要挟吗，安可瞥了

一眼第七集团军的方向。

至于西方面军，安可从一开始就没信任过他们。“黄昏之剑”米莉森，欲为英雄而不可得的可怜人，从「末日」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就丝毫不加掩饰她想要争功的想法，连带着整个西方面军都处于一种莫名的狂热中。

那个傻丫头不会真的以为抢到了头功自己就能被捧为英雄吧？别做梦了，哪怕是虚假的英雄头衔，也只有自己的主君能被称为英雄。这就是世界另一面的黑暗，“英雄”、“伟人”种种也要讲“血统”，这背后既是大国的博弈，也是上一个英雄世代的遗留。

“唉，这么天真的笨蛋现在可不多见了。”

虽然安可一直看米莉森不爽，但真要说起来，她们两个其实无仇无怨，单纯就只是因为抢功而结下的梁子。

事到如今，比起去和底细未知的云墨对峙，想办法骗米莉森出兵才更简单。

纠结了半天，安可还是打开了西方面军的通讯链路，接通之后，米莉森那充满活力到让人头痛的声音立刻在安可的耳边响起。

“哎呀呀，这不是安可小姐吗，百忙之中找我米莉森大人有什么事吗？”

米莉森故意想要引安可生气，但她拙劣的表演能力只是让对面的安可苦笑几声。

“米莉森，童话王国给你颁的一级骑士勋章已经到了。”

“诶，真的吗！”

米莉森一下子兴奋地脸颊通红，安可几乎都能想见她蹦蹦跳跳地在自己面前炫耀的景象了。但是显然米莉森身旁的谋士比她要沉着冷静许多，几番言语之后就让她米莉森（表面上）冷静了下来。

“咳咳，安可大人，我很感谢童话王国国王、大臣与人民对我的认可，我肯定不会辜负童话王国全体军民对我的期待——但是现在战事急迫，我作为一军的统帅暂时无法脱身，授勋仪式还是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再说吧。”

这小丫头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场面话！？

本来以为一枚勋章就能解决的安可，不得已只能拿出更有诱惑力的诱饵。

“米莉森，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枚护国骑士勋章吗，童话王国这次的授勋名单里正好有一个空缺——”

“不好意思，安可大人，战事紧迫，请问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安可的表情僵住了，虽然刚刚的护国骑士勋章是她临时开的一张空头支票，但只要能回国姑且她还是能够兑现的。可没想到米莉森竟然得寸进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安可用尽全力，总算是维持住了脸上的笑容不崩溃。

抱着一摞文件的莫里娅刚想上前汇报就被安可的表情给吓退了。

“你还想要什么？”

“安可大人您在说什么呢，米莉森听不懂喔。”

……

“普洛米亚人类英雄勋章——我代表童话王国同意了。”

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默过后，安可几乎是咬牙切齿说出的这句话。人类联合防卫最高指挥部所授予的这枚天灾战争最高级别勋章，需要所有「公主」与大国政府的认可，其中童话王国为了保证英雄奥克斯薇的地位，几乎不可能同意再增加授勋人数，而现在位于米莉森面前最大的阻碍已经消除了。

有了这枚勋章，米莉森的地位就只比英雄低了半阶，甚至说已经跨入了英雄的行列也不为过。安可本来打算利用自己的身份尽全力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

“喂，真、真的吗！！！珈蓝，快掐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另一边，名为珈蓝的谋士眼疾手快地抢先一步切断了与中央军指挥部的联络。哪怕再晚一秒，自己家主将的傻样就要被公之于众了。那个恶女（安可）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反过来要挟她们的大好机会。

珈蓝狠狠地咋了一下舌。

“珈蓝，珈蓝！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是普洛米亚人类英雄勋章耶，是普洛米亚人类英雄勋章啊！！！”

“好好好，整个指挥部都听到了，米莉森，请你先冷静下来。”

也难怪米莉森这么兴奋，本来两人的计划就是要到一枚星辉勋章为止，可现在在一个接近天灾战争最高荣誉的机会就在眼前，换作是谁都会激动到不能自己。

可是在激动之余，珈蓝也开始思索起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哪怕让步到此种程度，安可也要把天骑卫队这张远征军最强的王牌握在手心，看来斩杀「末日」的功劳她是非抢不可了。难道她真的有信心能只靠远征军和天骑卫队消灭「末日」？

别忘了，真正的英雄普洛米亚最终也只是与「末日」同归于尽。虽然不知道现在被奉为英雄的那个女人真实实力几何，但那个视主君为唯一的恶女绝不敢去冒单挑「末日」的这个险。同样，她也无法坐视主君倾注心血培育的远征军全军覆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能怎么做？

珈蓝突然有了一丝即将踏入陷阱的预感，每次每次当她想要挑战安可的时候，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凑巧”失败。这绝不是简单的运气因素，安可一定早就准备好了各种手段用来对付自己。

思来想去，珈蓝还是放弃了。

算了，如果安可想要斩杀「末日」的功劳，那就让给她们吧。毕竟珈蓝从一开始就没想过米莉森能独自打赢那种恐怖的存在，倒不如说那已经是非人的领域了，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与之对抗。

事到如今，先确保指挥部各人的星辉勋章和米莉森的那枚普洛米亚人类英雄勋章才是首要任务。哪怕只凭良心，米莉森在天灾战争中的贡献也值得这枚勋章。珈蓝其实也明白政治场上的黑暗，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米莉森距离她的梦想只会更加遥远。

于是通讯再次连接。

米莉森显然还没从刚刚的喜悦心情中脱离出来，说话的声音都不止升了一个度。

“安可大人，一军的主将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哦！”

对面出现在影像里的不知为何是安可的副官莫里娅。

“呃……米莉森大人，我不想泼您冷水，但我有必要再确认一次，安可大人只是代表童话王国同意了而已，并不是说您一定能得到普洛米亚勋章。”

“不就是块石头吗，她想要给她就是了。”

安可的声音突然从通讯影像外面传来，听起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珈蓝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不过看到莫里娅突然慌慌张张地离开影像范围，珈蓝才确信刚刚不是幻听，但这样一来她反而更加混乱了。对面指挥部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片刻之后，米莉森和珈蓝两人熟悉的那个恶女才又回到了她们面前。

“不用担心，童话王国的下一任元帅兼战后会议的代表已经确定了，她一定

会给你们投赞成票的。”

对面留下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之后就切断了通讯，这一次连米莉森也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诶，刚刚发生什么了？最后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珈蓝陷入了沉思，安可的这句话里似乎别有深意。童话王国的元帅确实到了要退休的年纪了，但既要担任元帅又要担任战后会议的代表，这样的人选就只有——

几秒之后，就在指挥部的众目睽睽之下，珈蓝一拳砸向实木的桌子，“咚”!!! 甚至触发了上面的防御刻印。

“怎么了，珈蓝？”

米莉森在一旁关切地询问道。

“战功累累，声名显赫，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还能得到一众贵族和最重要的‘英雄’和「公主」支持——这样的人能在童话王国里找到几个？！”

“啊！！！你是说，那个恶女她要——”

“没错，童话王国的下一任元帅就是安可！她在拿童话和黄昏的战后重建计划威胁我们！”

“这是可能的吗？！”

“不知道，但是也没办法了，中央军看来真的快撑不住了。米莉森，提前计划吧。”

“好，传令全军，‘洪水计划’启动——比纳普乐儿更迅速！”

一小时后，东方面军与西方面军同时开始了动作，中央军的劣势在援军加入后即刻逆转。接敌七日后，人类首次夺回了战略战术上的主动权。不过若要谈起真正的胜利，依然遥遥无期。

注 1：天脉与地脉

神明的魔力（神力）沿一定的路径传播（流动）形成的魔力流。

注 2：神力

神明的魔力，由于灌注了神明的意志，所以人类无法直接取用。随着新一轮

技术革命的到来，地脉/天脉的开采与转换技术已趋于成熟，现代钻探、开采、转换、压缩集成工业的（神力——魔力）转换率（包含损耗在内）已达到 80%，相比于过去的各类魔法仪式场最高 50% 的转换率更加接近理论预测的转换率极限。不过，暗夜王国是个例外，由于繁星眷属的血脉相较人类其他种族更加接近神明，因此暗夜王国仅依靠仪式场就足以达到接近现代科技的 73%~75% 转换率（技术革命后达到 87%，除此之外世界最先进水平为 83%（实验型）/81%（实用型））。

注 3：地脉阻断

神力在地脉/天脉中的平均传播速度为零，平均速率则取决于传播介质、魔法痕迹等多种因素，地脉/天脉内的能量密度恒定。通过在目标地脉段的两端设置使能量净流出的单向“妖精之阀”，可使目标地脉段的能量密度骤降，而为维持地脉能量密度与其他部分地脉相等，目标地脉段将开始从外界吸取能量，魔力为第一优先（天脉阻断技术在天灾战争时期尚未实现）。

注 4：妖精之阀

只允许物质或能量由一侧转移至另一侧，所有能实现此目的的装置与魔法都可被称作“妖精之阀”。由于对精准度要求极高，因此古早时期的妖精之阀绝大多数都是由精通微缩装置与微缩咒文的妖精族制造，妖精之阀也由此得名。

注 5：纳普乐儿

苍穹魔女的伙伴兼坐骑，神话时代的风之圣兽。

EX. 最高指令 FIRST ORDER

这是在天灾战争初期，童话王国内部的一场会议。

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毁灭，人类往往会有着不同的反应。尽管天灾并非无法消灭，但是因其压倒性的力量而陷入绝望的人并不在少数。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做的准备。

只不过在场的所有人虽然都赞同今日会议的必要性，但却也各有心思。以军队高层为代表，他们只在乎未来超额的征兵工作能否正常开展，募集来的新兵又能有多少战斗力。

因为童话王国至今还没遭遇过大规模的天灾入侵，所以军队建制依旧完整。但若是未来的《联合防卫条约》签订，王国军就不得不开赴其他国家作战。

在与天灾的战争中，人类绝不能让出一分土地，因此每一场战斗都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牺牲。

依照现有的数据样本分析，最悲观的情况下，童话王国在未来一年就会面临无兵可用的局面。士兵的伤亡自然是一部分，但在高比例的伤亡后溃散的逃兵更令人担忧。

比起拿起武器战斗，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人类更倾向于逃跑，即使这种选择也是死路一条。

安可刚刚被晋升为少将，因此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只不过她的军衔也只能允许她坐在会议室的最外沿旁听，自然也没有发言的机会。

安可在偌大的会场中一眼就找到了主君的位置，她正作为公主殿下的护卫坐在公主与国防大臣的中间。虽然她始终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浑身充满着倦怠的气息，但安可相信敏锐如主君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点会场内的异样，随时都是准备万全的状态。

那么，自己作为部下就更不能懈怠了。尽管安可不被允许在会议上发言，但作为天骑卫队的指挥官，她总能找到些理由阐述自己的想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主君的许可。

与此同时，戴维德里克尽管很想无视自己的同僚，但即使是他也逐渐忍受不了那些大臣们的长篇阔论。因此他决定去助安可一臂之力。

一名侍女悄悄把一张写着密文的纸条交给了正在担任护卫的天骑卫队总指挥。她是在场的某位公爵的贴身侍女，在公爵家少爷的影响下也有着对奥克斯薇无与伦比的狂热崇拜。所以即使会被问罪，她也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传递密文的任务。

奥克斯薇只是眯着眼睛瞥了一眼，就把纸条交还给了侍女。等到安可和戴维德里克展开纸条之后，发现上面只写着一个词，“等待”。

不多时，待到国防大臣的演讲结束后，众人都将视线集中在了之后的奥克斯薇身上。她的身上有着众多的头衔：英雄普洛米亚的徒弟、王国最精锐部队天骑卫队的总指挥、公主殿下下的实际监护人、半步踏入王家的护卫骑士、最年轻的伯爵……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人再去怀疑她的武力之强大，但她是否有指挥一整支部队的能力，依然不得而知。

谁都知道，已经预定要被推为英雄的奥克斯薇，将获得与之相配的光荣和地位。过去与她平级的将官们尤为担心这一点。

除去那些嫉妒的眼神，许多有能之士也在担心若是奥克斯薇强行干扰他们的指挥怎么办。果不其然，奥克斯薇刚刚起身，就有人向她发出了质询。

“奥克斯薇大人，指挥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可和您的那支三千人的卫队不一样，您有自信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吗？”

这是一个陷阱问题，从未实际指挥过军队的奥克斯薇如果在此时表现得过于自负，那么她就会立刻失去将官们的信任。而如果奥克斯薇表现得过于懦弱，又不会有任何人会接受她的指挥。

总之，得到其他将官的信任，是奥克斯薇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所要面对的第一大难题。

“啊，关于这个问题，我的部下安可少将与戴维德里克少将会做出回答。”

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间点，奥克斯薇将发言的机会交给了安可。会议室里一片骚动。

“那个丫头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哪个贵族之子？”

“这世道，指挥几百个人就敢自称将军了。”

“一支全是将军的部队，真是笑话！”

“所以我说，天骑卫队就应该早点并入军队，搞什么独立编制。”

.....

而在引发骚动之后，奥克斯薇就满不在乎地坐下了，只留安可一人无所适从地站在外沿，她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一时手足无措。

就在这时，国王帮了安可一把。

“安可少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如就到中间来说吧。”

向来以温和著称的国王，呃——安可完全不记得他的名字。不过他确实让安可混乱的思绪稳定了下来。

安可恢复了一名指挥者应有的冷静与自信，在众人的注视下迈步走向中心。

“不用去管他们的问题，尽情说你想说的就行了。”

在经过自己的主君时，安可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这一代的大臣，包括国王在内，无一例外都是稳健派，而自菲尔莉安与英雄普洛米亚一同消失在世界的尽头之后，王国的政策与法律已经多年来没有较大的改动。

——若是在和平时代，王国一定会持续它现在的辉煌直到下一个百年吧。但在面对天灾入侵的当下，王国却没有了魄力做出必要的牺牲与改变。

年轻的一代正在等待着机会，而安可希望能借此走出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在一片吵嚷声中，安可开口了。

“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改变——”

一名大臣无礼地打断了安可的发言。

“安可少将，这些都不过是些废话，难道你没听刚才的会议吗？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改变。看来你不仅需要丰富些学识，还要去检查一下脑子了。”

一群人哄堂大笑，他们非常乐见于资历不足的小丫头出丑。另一群人则是冷眼旁观，看看天骑卫队的指挥官是否是徒有其表。

安可并没有在意耳旁的杂音，她扭动扩音魔导具的核心，会议室内立刻被刺耳的噪音覆盖，所有人都不得不安静下来。

“我们需要改变，不是只在现有政策上的小修小改，而是从上到下、颠覆过往一切习惯的‘革命’”

“我提议，实行全面的言论管制、宵禁、停止投资娱乐业、强制征兵、商品

限额配给，并将目前的累进税制再提高一个台阶，并进行彻底的人口普查。上至王室，下至平民，必须公开自己的所有财富，而国家有权在战时征用包含人力和魔力结晶在内的一切事物。”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损害降至最低，彻底消灭天灾！”

话音落下，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那个笨蛋，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含蓄吗……”

正如戴维德里克预料的那样，安可那过于激进的计划立刻迎来了猛烈的反弹，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一样在会议室内引发了骚乱。

依旧是刚刚的那位大臣，他满脸赤红，青筋暴突，一掌拍在桌面上怒斥道：

“安可少将，你难道想让王国重新回到恐怖统治的时代吗！”

另一位大臣同时发声：

“哪怕是专制社会都不足以形容阁下的妄想，这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仅仅是说出口就是对王国辉煌历史的玷污。”

安可不动声色地调高了扩音器的声音，反驳道：

“这并不是专制，而是在彻底的毁灭和一部分的牺牲之间选择了牺牲而已。”

“当下失去的自由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重新获得自由。生存高于一切，不知道各位是否认可这句话？”

无论是财富还是自由，都是建立在“活着”的这一前提之下。个人当然可以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死，但他们的选择不应成为整个国家的选择。

安可在等待着，主君的意见决定了她是否能继续站在台前。而如果连主君也否定了她的想法，安可就只能彻底放弃。

国王和公主都看向了奥克斯薇，显然也想要知道她的意见。

一直在闭目养神的奥克斯薇像是完全没注意到现场的骚乱一样，起身问了国防大臣一个毫无关联的问题。

“……听说王国军准备再扩充二十万人？”

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看向了中央。

王国元帅代替一时没反应过来的国防大臣做出了回答：

“没错，十万人新军，再加十万后勤，暂时就这些。”

“元帅阁下，不妨把这十万新军交给安可少将如何，因为是我举荐的，所以

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把十万人交给一个黄毛丫头？！奥克斯薇大人，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

奥克斯薇继续无视了大臣们的叫喊，目光搜寻着正在会议室内的部下们。戴维德里克知道，是他们出场的时候了。

“天骑卫队全员，将遵从奥克斯薇大人的命令！”

十位指挥官全体起立，戴维德里克以不输于扩音魔法的音量宣告了天骑卫队的立场。他们所释放出的来自战场上的肃杀之气顿时让室内鸦雀无声。

奥克斯薇难得露出了满意的表情，随后转身走到台前，接过了安可前面的扩音魔导具。

“其实诸位阁下远无需如此敏感，安可少将的提议并非没有讨论的价值。比如，如果我们把‘强制征兵’改成‘义务兵役’，是不是就更好接受了呢？”

“而且加税是每任王政遇到困难时都会采取的措施，清查财富反而是在维护平等。童话王国数百年以来都在致力于清除特权，国王也不能逃避对国家的义务，这难道不正是在维护法律的权威吗？”

“并且人口普查的必要性不需要我多说吧？这本身就是国家正在推进的事业，‘最低生存保障补助金’就是基于此发放的。”

“……至于宵禁，我想想，在未来大规模的征兵与军队外派之后，国内必然会遭遇由于卫兵不足导致的治安问题，宵禁理所应当。”

“顺便一提，还有人觉得在战时要大力发展娱乐产业吗？——看来是没有呢。”

“公主殿下、国王陛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会议室又重归寂静，不过这一次，所有人都在认真思考。

“看来她并非是空有一身武勇……”

“总还是有点本事……”

虽然指挥能力依旧存疑，但在座将官与大臣们对奥克斯薇的评价有了明显的上升。

“具体要加税多少个点，这方面还需要讨论，不过对于加税这件事本身，老夫是赞同的。”

财务大臣率先表态，其他大臣也紧随其后地发表意见。虽然总还是免不了批

评，但安可的想法正在被认真讨论。王国所需要的变化或许真的出现了。

至于那十万人的部队，则是交给了奥克斯薇。不过这和交到安可手上也没什么差别。

这场会议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最后室内只留下了国王、公主、安可、奥克斯薇与各部大臣。

“安可少将，如果你在刚才的会议上有什么不能直说的，不妨就现在说出来吧。”

经过一天的会议，安可在众人心目中的印象已经从不谙世事的少女转变为了一个合格的谋士。既然有奥克斯薇愿意担保，大臣们也愿意去听听安可的新意见。

然而就在安可下定决心将要开口的前一刻，奥克斯薇时机恰好地举起了手。

“不好意思，公主殿下到了要就寝的时间了，请允许我们提前离场。”

莫名其妙，连公主本人都对奥克斯薇投来了疑惑的目光。但一想到这是奥克斯薇，众人好像又觉得没有那么奇怪了。

“好了，我可爱的公主殿下，我们该回离宫了。”

“等一下，我都已经成年了，放我下来……”

奥克斯薇二话不说，直接以公主抱的形式带走了面红耳赤的公主，于是后续的会议只能在没有这两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凌晨，当安可离开会议室时，她发现自己的主君正在走廊的尽头等待着她。

“去露台怎么样，那里不会有人打扰。”

虽然奥克斯薇是笑着说出这句话的，但她的眼神里却没有任何笑意，流露出不由分说的威严。

安可也不再多说什么，默默走在主君的身侧。

王宫的露台原本是作为歌舞厅的配套，给舞会的参加者提供休息和约会的场所。向来，贵族们是不吝于在此投入金钱的。

但是自从一百多年前王国的贵族世袭制被取消之后，财政部就不愿再给此处拨款。陈旧过时的装潢连同这个露台本身都成了被遗忘的存在。

不过，日常的清扫维护都还是有在做的。角落默默运行着的魔导具也依旧完好。奥克斯薇付钱之后，它就吐出了一瓶包装良好的灰褐色的液体。

因为奥克斯薇和安可都不喝酒，所以这只是一瓶冰镇的果汁。

倒不如说，奥克斯薇非常反感酒的存在。如果只是在烹饪过程中加入用来提味的果酒还可以忍受，但利用酒精麻醉大脑以取得快感的做法在奥克斯薇眼中愚不可及。

“那么，来说说看吧——你的想法。”

安可详尽地转述了刚刚大臣们所制定的计划，包含经济与军事两方面，也阐述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如果仅仅局限于自保是不可能的，童话王国必须主动联合其他国家，率先出击。”

“天灾以魔力为食，地脉与天脉节点将是未来的主要战场。而我们占据地利，可以提前做好万全准备，以逸待劳。”

“大规模扩军是必须的，但国内的劳动力缺口需要有人补足。考虑到还有更多国家和地区需要我们支援，最好提前儿童的成年年龄并延长工时。”

“这些政策不仅我们要彻底落实，也必须说服其他国家以童话王国的计划为标准改革。战争需要的不仅是军队的战斗能力，更重要的还有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所以仅靠童话王国是不够的。”

“另外，军事领域的科学研究将得到更多的资金补助……”

奥克斯薇在一旁安静地倾听着，一直到安可说到没有什么可说了，也一直没有改变过表情。

“我在等你。”

奥克斯薇的表情仿佛在如此诉说。

安可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了。尽管跨越了无数与死亡相伴的战场，但此刻面对自己的主君，安可依旧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她害怕主君会察觉到自己的真实想法，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无疑是在玷污主君的英名。她已经做好了觉悟承担一切罪名，但她无法忍受主君对她投来的失望的目光。

主君就是安可生命的全部，她不愿让主君看到自己肮脏的一面。

“安可。”

“在、在！”

安可一时陷入了慌乱，完全没有了在会议上舌战群儒的气势。奥克斯薇仿佛

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在教会废墟里瑟瑟发抖的女孩。而安可此刻也确实在颤抖。

“你还记得你和天灾的第一次战斗吗？不是在天骑卫队，而是在那座被毁灭的小镇里。”

“嗯，我不会忘记的。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您。那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一天。”

“但是你当时害怕得连武器都举不起来就逃跑了吧？”

安可一下子变了脸色，绝望的阴云浮现在了她的眼眸。她不知道，自己决心要保存一生的秘密，自己是逃兵的这个秘密，为什么会被主君知道。

奥克斯薇像是看穿了她的这份心思一样，继续说道：

“因为你是我最珍视的副官啊。而且面对未知的恐惧，会感到害怕也是人之常情。”

“但、但是，士兵是不被允许逃跑的，不仅如此，我还对着那些求援的民众——”

“没能拯救他们不是你的错，我也曾经有过数次失败。更重要的是，你选择了重新举起武器，一次又一次，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安可感受着主君的温柔，但这份温柔却让她陷入了更深的愧疚和绝望。

突然间，奥克斯薇抱住安可的头，略有些强硬地将她按入自己怀中。安可想挣扎，耳边却响起了主君的声音。

“我原谅你。”

毫无预兆的，安可停止了挣扎的动作，仿佛身体里的骨架被抽走一样，依靠在奥克斯薇怀中。

隐约间，奥克斯薇听到了某人某处小小的啜泣声。

“原来如此，你需要的是这个啊。”

像照顾小孩子一样，奥克斯薇一次又一次抚摸着安可的头。自己的副官是否在不断地勉强着自己，奥克斯薇一直有着如此的担心。不过看样子，未来应该就不用担心了。

就连奥克斯薇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有着能够察觉他人内心的较常人更加细腻的情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伤害。现在，如果说她是安可的依靠，那么又有谁是她的依靠？

不知道过了多久，安可依旧依偎在奥克斯薇怀中，不愿离开。

奥克斯薇早已知道了安可没有在会议上说出的想法。奥克斯薇早早离席也只是为了减少安可的顾虑，实际上整座王宫都布置着奥克斯薇的监视魔法，没有什么能瞒过她的眼睛。

那是一份毫无疑问打破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即使说是将灵魂出卖给邪神都不为过的计划。

洗脑民众，药物控制，必要时可以用魔法操作大脑，安可计划着打造一支由纯粹的战斗机器组成的军队。不是“人”，而是“机器”，甚至可以是“尸体”和“傀儡”。

这将会是一支无与伦比的强大军队，但它必不可能为人类社会所接受。即使安可只在会议室里提出了要以文宣和宗教手段洗脑民众，就已经让国王和大臣们脸色突变。

人类与怪物不同，拥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尊严和骄傲，而如果连这一点都失去了，人也就不再是人了。

奥克斯薇不希望自己的副官堕落成非人的怪物，所以她必须要将濒临深渊的安可带回，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师傅的面容又一次浮现在眼前，自己是否已经追上了曾经的您，奥克斯薇喃喃自问。

“人类终将会胜利，即使失败了，我们也可以怀抱荣耀死去。所以，放心吧，安可。天骑卫队将会粉碎一切敌人，就在你的带领下。”

第一次，奥克斯薇似乎看穿了命运，并堂堂正正地立于星空之下。

新生的永星标志着英雄的诞生，但在属于奥克斯薇的那颗星星旁边，却又出现了一颗小小的伴星。

渺小，但依旧闪耀，不知象征着何人。

EX. 东方协约

「华亭」、「流月」的指挥官是一对亲姐妹。从她们的名字就不难看出，姐姐莉莲·伊凡诺·华，妹妹莉菀·伊凡诺·华，这样稀有的姓氏组合背后一定有着一段值得一书的故事。当然，她们也可能只是一对普通人家的女孩，可惜这段故事与今天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无关。

“「华亭」已抵达预定位置。”

“「流月」也在哟。”

“莉菀，我说过多少次了，在主君面前认真一点！”

“姐姐才是，太一本正经可不会招人喜欢哦。”

奥克斯薇已经习惯了她们两人之间的斗嘴，别看她们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两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战场上都无比默契。这也是为什么「华亭」「流月」一起行动的频率要远高于其他天骑。

此时是开战后的第四十八小时，按理来说现在应该是傍晚，可惜世界的尽头永远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安可或许没有注意到，抵达3号谷地的天骑卫队只有包含「终约」和「央」在内的七支，另有半数部队不知所踪。是的，奥克斯薇同样有着自己的打算，她只是移交了远征军的指挥权，并不意味着她就要对战场上的一切事情不管不顾。

而且奥克斯薇比任何人都要了解自己的主将，戴维的猜测虽然没有证据，但安可无疑是会毫不犹豫地說出“为了主君哪怕牺牲所有人也是值得的”这样的人。

有些时候，奥克斯薇也会觉得自己难以应付安可那偶尔展示出来的炽烈的感情。英雄似乎总是笨拙的，过去的普洛米亚是这样，如今的奥克斯薇也是如此。

终有一日，奥克斯薇希望安可或许能够理解自己的选择。英雄是为了守护他人而诞生的存在，英雄必须为人民带去希望，所以——

“奥克斯薇大人，请进，云审判长就在里面。”

“感谢你的协助。”

“为英雄带路是我的荣幸。”

负责带路的文官微微颌首表示敬意，奥克斯薇走进房间后，他便封锁了通往此处的所有通道。这次密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应为第三个人所知，哪怕里面正

在进行的是堕天使的密约。

这是一间书房，只不过用来放书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房间一侧还摆放着一张石制的办公桌。云墨就这样坦然地把文件散放在房间四处，显然是对即将来访的客人抱有充足的信任。

奥克斯薇环视一圈，房间里却并不见云墨的身影。她不会是被压在文件堆里了吧？——这当然只是玩笑。书架背后隐藏着一道密门，门后陌生的魔力无疑就是此次会面的主人。

奥克斯薇推开了门。在昏暗的灯光中，一袭黑衣、黑发黑眼的女性几乎要与黑暗融为一体。

这里是云墨的寝室，装潢极为简朴，仅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条长凳，然后还有两把明显是从外临时拿进来的椅子。

“请坐吧，奥克斯薇大人。这里没有真正的窗户，所以如果您想看看窗外的风景，恐怕不能如愿。”

密门闭合之后，房间一下就明亮了起来，赝造的窗户放射出赝造的自然光，奥克斯薇这才看清云墨的模样。就如同传言里说的那样，她只是不带任何感情地坐在那里，如此便足以让大多数人感到畏惧。

“我不想多说废话，奥克斯薇大人，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不掺杂任何谎言，开诚布公，彼此信任。”

“没问题，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那么我就直说了，您有信心能战胜那个东西吗？”

云墨指了指某个方向的墙壁，奥克斯薇明白她说的正是「末日」。

说谎毫无意义，对于一个连英雄普洛米亚都需要付出生命才能消灭的怪物，奥克斯薇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换言之，依靠英雄直取「末日」核心取得胜利的计画，从一开始就无法实现。

云墨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奥克斯薇与其师傅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话虽如此，她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还是抱有那么一丝侥幸。

奥克斯薇同样看到了云墨的忧虑，她说道：“云墨小姐，请您放心，「末日」一定会被消灭的。即使世界尽头的这场战役最终失败了，我们为人类联军争取到的这段时间也足以奠定人类的胜局。”

“所以，您打算和那只怪物同归于尽，是吗？至今为止所有的战斗都只不过是佯攻，一切都是为了让「末日」露出足以致命的破绽。我猜，这才是您真正的目的。”

“真令人惊讶。”与所言不同，奥克斯薇并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她轻轻点头，算是承认了云墨的猜测是正确的。

云墨不以为然地说道：“这只是合乎逻辑的推理。”

在一对一的决斗中，即使一方处于劣势，但只要有充足的魔力，同归于尽就是必不败的战法。奥克斯薇义无反顾与「末日」开战的信心就来源于此。

西线的「暗星」，东线的「冷月」和「暮色」，中线的「末日」，这些是目前为止观测到的所有具有大规模集群指挥能力的天灾，一共四只。在其中，又以「末日」的威胁最大，它是天灾最终的形态，力量的来源，统领一切的“王”，人类最后的敌人。

就如神言所预兆的那样，和平曙光初现之时，英雄的故事也将迎来落幕。

奥克斯薇已经做好了觉悟。

“能和师傅死在同一片战场上，这样的结局也不算坏。”

如此一来，她也就无愧于「公主」，无愧于师傅，无愧于那些她所爱的人。只是临别之际，言语之间，奥克斯薇也不免有些落寞。

.....

云墨，共和国最受人爱戴的审判长，自诩为一生不曾做出错误的判决，未来她却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一刻。如果自己当时能够劝说奥克斯薇放弃英雄的责任，未来又是否会改变？

群星在诉说，因为人类期望一个英雄，所以奥克斯薇就成为了英雄。

但这个愿望里包含了人们太多太多的期待，却忘记了英雄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类。

责任，责任，责任——自成为英雄的那一刻起，奥克斯薇的大脑里便充斥着这些名为“责任”的噪声。她不允许自己的失败，哪怕责任并不在她，仅仅因为自己是“英雄”，她也会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误。

期待化作枷锁，英雄就在人们愈发震耳的欢呼声中走入了永恒的监牢。

传闻，随军医师已在对奥克斯薇使用特制的神经麻醉剂，以维持其精神稳定，

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但即使如此，让英雄回国休养也是无法接受的事情。英雄已被塑造为了希望的象征，她必须永远战斗下去，也只能永远战斗下去。

人人都知道这样的故事注定会迎来一个悲剧的结尾。不过，没有人在意。

最高指挥部是如此，各国政府是如此，云墨也同样如此。

“只要她（奥克斯薇）能坚持战斗到打败天灾的那一刻就行了。”

剥去层层伪装，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类对英雄唯一真实的期待。

至于战胜天灾之后会怎样，人们都有意识地忽略了这点。

.....

“最后一个问题，奥克斯薇大人。我想知道，您要如何收集到与「末日」同一数量级的魔力？”

“这个嘛——”奥克斯薇稍微想了一下，随后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这就是只属于英雄的秘密了。”

云墨不再追问，毕竟现实不是童话，故事的结局总会有些缺憾。只是她也会稍稍感到惋惜，为一个英雄的离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果那个时刻真的到来，请通知我们。共和国将为您扫除一切障碍。”

“谢谢，但在那之前，请东方面军派兵支援 45 号平原的战斗。”

“即使你用东方面军的补给线做要挟也没用。我绝不会让共和国的将士们去白白送死。”

气氛一下子变得险恶。奥克斯薇在暗中布置的破坏行动被云墨一语道破。不过对于奥克斯薇来说，即使被发现了也没有关系。天骑卫队已经潜入到东、西方面军腹地，随时准备行动。如此短的时间里，即使是云墨也难以找出天骑卫队的踪迹，更不用说阻止他们了。

“如果云墨小姐对天光行动有任何的异议，都可以直接向中央军指挥部提出。”

“这个话题可以到此为止了，奥克斯薇大人，您不适合威胁别人，假装残忍和真正的残忍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只有后者才能塑造出一个优秀的阴谋家。”

她说的对，奥克斯薇的威胁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威胁，即使是刚刚识字的幼童都知道，英雄是不会为“恶”的人。一直执着于英雄这个身份的奥克斯薇自然也就做不到去威胁他人。不过，奥克斯薇也很清楚要如何去应对云墨这样的人，别忘

了，她也曾是外交科的优等生。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做笔交易吧。”

百试百灵的方法，云墨微微挑眉，显然是有了兴趣。英雄提出的交易无论好坏都有利可图，这就是“英雄”两个字带来的隐形收益。而显然奥克斯薇也很清楚要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能够完全隐藏魔力的技术，交换远征军需要的航空队，这样如何？”

就在云墨的面前，奥克斯薇将自己的魔力波动彻底消除。她又挥挥手，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样的技术确实是前所未见的革命性创造，尽管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但云墨确实心动了。

“一支强袭中队，一支魔导中队。”

“翻倍，再加一支雷达小队和一支运输中队。”

“那要拿你们最先进的魔炮来换，伽尔丝三型十门。”

“可以，但要再加两支截击中队。”

云墨摇了摇头说道：

“东方面军的防空压力也很大，借给你们的航空队越多我们的制空优势就越少。”

对于云墨的顾虑，奥克斯薇也并非没有考虑过：

“只要中央方面军继续在中线对「末日」施压，它就必然会将东西两线的天灾调回防守，你们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话到此时，云墨面无表情地偏了偏头，像是在看一个天真的孩子，短暂的停顿过后她继续说道：“奥克斯薇大人，您既然已经将指挥权全部交给了副官，如今又要如何保证中央军会持续发起攻击呢？”

奥克斯薇一时间没能理解到云墨的言外之意：“集中力量，突破迂回，分割包围，聚而歼之——这是最基础的战法，我不认为中央军会放过这次反击的大好机会。”

“但是根据东、西方面军的预测，您的副官大概率会在解除中央军的困境之后停止进攻，届时「末日」是否会改变主攻方向谁也不得而知。”

“安可她……不会这样做的。”

奥克斯薇犹疑了，因为她也意识到了中央军停止进攻带来的好处。假如「末日」就此离开中线，那么一直被雪藏起来的天骑卫队就能在大部队的掩护下强取魔力补给的关键节点79号湖区。那里的战略价值足够诱人，甚至若能再向前推进一步，就能抵达前代远征军资料里记载的“祝福地”（80号地区）。

中央军将可能在中线取得对天灾的绝对优势，但相对应的或许是东线与西线的溃败。

“看来你终于明白了。对于安可来说，东方面军与西方面军的牺牲根本无关紧要。她关心的只有最终的胜利、天骑卫队的功绩，以及——你的安危。所以，东方面军不会冒险参与这场有可能损害共和国利益的行动。”

“但如果我们没能在世界尽头拦住「末日」，共和国难道不会首先化作一片焦土吗？！”

“不会，无论「末日」的计划是南下还是西进，魔力相较周边土地都更匮乏的共和国都不会成为它的目标。至于那些会被天灾当做目标的关键地区，我相信人类联军总有办法的。”

“但你所说的这些都只不过是猜测。”

“这是必要的冒险，我们也是为了共和国人民的利益，追求一个让最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

“那沿途其他地方的居民呢？他们的生命又要由谁保障？”

“如果这些难民在失去家园之后愿意前往共和国谋生，我们倒很乐意接收。”

云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共和国边境之外数以百万计人类的生命。奥克斯薇的心中燃起了一股无名之火，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自诩“代表人民意志”的人会将人的生命看得如此轻薄，仿佛国家的利益才是一切，人不过是国家的附属。

“所以，你口中的‘人民’到底是谁？那些虽没有共和国的国籍，却依旧服务于国家的人，不配得到共和国的庇护吗？那些远离首都、远离地脉的贫困地区，就该被理所当然地抛弃吗？共和国要背弃她在大革命时期立下的誓言吗？”

“既然人民选择了我，那么我的选择自然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奥克斯薇，我和你不同，我是真正由共和国人民普选的审判官，我比你更有资格代表人民。”

“但至少，我不会随意放弃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更不会因为能补充国内的劳

动力缺口就乐见难民的产生。人生而拥有幸福生活的权力，不可被剥夺，不可被放任失去，国家就是为了确保这一切而存在的。”

“幼稚的想法。伟大的事业总要有所牺牲，这些人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去死。即使他们不是共和国的子民，却依旧能在共和国的光辉下迎来终结，这是他们的幸运。”

“这绝不是你蔑视生命的理由。”

“生命是什么？生命不过是一堆粒子的集合。你不会为了一只蚂蚁的逝去而哭泣，而人类只是因为具备了智慧就可以获得你的怜悯，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是吗？我只是对所有生命都一视同仁而已。而且生命终将会消逝，我只是让必然到来的死亡发挥出了它最大的效用而已，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惋惜的呢？”

“够了！——真是荒谬！”

“什么？”

奥克斯薇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在东方面军的密室里，云墨那漠视一切的态度令她怒不可遏。即使外部的毁灭在即，人类也没有忘记留出一只手对付自己的同胞。这样丑陋的争斗，简直不可理喻！

“云墨！你口口声声说着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却又将他者的生命视作无物。你不仅无视他国即将发生的灾难，又将本国百姓当做筹码摆上世界争霸的赌桌。难道共和国坚持至今的理想以及你们口中的‘人民’只是随用随取的工具吗？若是如此，共和国就不过是一个谎言，它和那个腐朽、罪恶的旧共和国一样虚伪！生命因其必然到来的死亡而璀璨，而你不过是在玷污它。我们已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我也再不会来寻求你的帮助！”

.....

“啪、啪、啪。”短暂的沉默过后，房间里响起了稀疏的掌声。

“说的真好，你果然是那位大人的孩子，纯净而又耀眼的灵魂简直和她同出一辙。”

云墨温柔地注视着奥克斯薇，不知不觉间将她与普洛米亚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是啊，普洛米亚说的没错，她会成为真正的英雄，并再次为这个充斥着不公与罪恶的世界带来希望。

紧接着，云墨又想起了自己那个不成器的妹妹，还有从华氏一族逃走的那两

个小丫头。普洛米亚未竟的愿望，或许就将由她们实现。

“奥克斯薇，在那个众神随意行走于尘世间的时代，一名普通的人类只需献上一块不大不小的魔力结晶就能向神明许下一个心愿。尽管如此，愿望却也并没有变得廉价。想要实现愿望，就要经历诸神的考验，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则。”

云墨从袖中拿出了一块刻有“云”字的黑石令牌，底色琉青，正面刻霞色云纹十字同心圆，背面纹墨色绫缎三相图，她轻轻一挥手，令牌就转而挂在了奥克斯薇的手腕上。

“去吧，这就是通往‘祝福地’的‘钥匙’。倘若你真正做好成为英雄的准备，就去斩杀「末日」，届时，属于你的时代才算开始。”

……

“命运吗……普洛米亚，你真的很让人羡慕。”

在奥克斯薇离开之后，密室又重归黑暗……只余下一声轻叹。

遍布荒野的断壁残垣正昭示着此处过去的繁华，远古时代的遗留——“祝福地”，已再看不出任何“祝福”的痕迹。

可现在不一样了，进入世界尽头之后，普洛米亚就选择了这里作为远征军的补给中心，“祝福地”一时之间又恢复了生气。

“真是怀念啊，以前这里可是世界知名的圣地，最好最精良的星象仪就是在这里出产的，那时这里还有昼夜更替，还能看见星空，土地也远比现在肥沃……”

星辰的大占卜师依然维持着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可偏偏她还有着极其高涨的倾诉欲，就像任何一个度过了悠久岁月的人一样喜欢回忆过去。结果不幸的第一军团长仅仅只是经过就被缠了上来，被迫听着她说那些时间线一团乱麻的故事——即使是她也记不清那是多么久远的过去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误差对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但这对于故事的倾听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云白，接下来的事，就拜托你了。”

真正的英雄——普洛米亚的声音自不远处传来，被称呼为云白的年轻人郑重地从英雄手中接过了一枚刻着“云”字的黑石令牌。

与此同时，黑发黑瞳的少女走出了一直隐藏的断壁。

“这么多年过去了，兄长还是没有忘记云氏一族的职责，作为妹妹，我好感

动啊。”

“云墨！？”

云白慌乱地转过身来，眼神里闪过一丝畏惧。兄妹重逢的戏码显然不在他的安排之下，更何况周围的哨兵都没有发出任何警报。

数十名轻甲兵将云白团团包围，这些都是云墨带来的护卫，也是共和国军队里一等一的精锐。

“云墨，你怎么会在‘祝福地’，报纸上不是说你已经回国了吗？”

“哦，难道兄长不欢迎我？还是说又想抛弃我和妹妹逃跑呢？”

云白一时显得有些窘迫，他没有抛弃自己的妹妹，但逃避却是事实。因为，一直以来最反对自己加入远征军的人就是云墨。而且云墨的强势和地位让他几乎无法反抗。

“最高指示，因家主云尚自愿辞任，由此造成的军部空缺将顺延至下一任家主云白——真是太好了呢，无所事事的兄长终于也能为国做出一点贡献了。”

云墨不加任何掩饰地讽刺道，即使自己的哥哥已经在远征军中做出了一番成就，她也依然无动于衷。当然，她也完全有资格这样说。一个军部的虚职在共和国副审判长的眼中没有任何用处，但即使如此，这也是母亲用生命换来的荣誉。云墨决不允许父亲和兄长就这样放弃它。

“今天，云白必须被我带走。普洛米亚大人，多有得罪！”

云墨一声断喝，数条锁链从天而降，还没等云白反应过来就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顺带着一只从阴影里伸出的手还捂住了他的嘴，使云白只能“唔唔”地发出一些不明所以的奇怪声音。

“唔唔……（听我解释……）”

“云小姐，还请您冷静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些童话王国的特产，不如让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聊。”

虽说自己不该过多干涉部下的家事，但毕竟这里还是军队，光天化日之下抢人这种事普洛米亚还是不能坐视不理。而且对于云白的这个妹妹，普洛米亚也略有耳闻。

“能力强但不近人情，很难接近”，这是大多数人对云墨的评价。不过据共和国的审判长所说，云墨其实也是一个十分温柔的人，只是她不常将这种面貌示

人，久而久之连她自己 also 习惯了自己的冷漠。

大占卜师和第一军团长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边。看到陌生人的存在，大占卜师一下子失了声，悄悄地把斗篷的兜帽又往下拉了拉。第一军团长在心底大喊不妙，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感到手臂一阵疼痛，紧接着她发现大占卜师已经在自己的胳膊上留下了一道魔力暴走造成的红色的手印——那个女孩确实有点吓人啊，但是自己的胳膊可是无辜的。

第一军团长费力地从大占卜师手中抽出自己那条已经被魔力灼伤的手臂，也没心情抱怨什么，这种事她已经见怪不怪了。然而也就是这个动作，让不远处的云墨注意到了这里。

“英雄大人，多有冒犯，但在下公务缠身，还请择日……”

云墨突然眯起了眼睛，仔细观察起了普洛米亚背后的人。那一位穿紫色斗篷的，是星辰的大占卜师没错。但在大占卜师旁边的那个人，怎么越看越像——

“在童话王国掀起前所未有的内乱、屠杀反对派、又因为不明原因突然选择退位的菲尔、呜！”

在云墨说出那个名字之前，第一军团长的手就如鬼影一般先一步扼住了她的咽喉。

“真是不可思议，竟然还有人记得我的样子，明明我已经把所有见过我都‘封口’了才对啊？”

第一军团长的眼睛里不含有一丝的笑意，往常被别人称作“动人”的笑容在此刻也显得尤为可怖。

“咕……我才不会……”

云墨挣扎着想要摆脱第一军团长的压制，明明两个人操纵魔力的技术相当，但不知为何第一军团长的魔力量压倒性地高，云墨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

“住手吧，菲尔莉安。”

就在云墨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刻，第一军团长松开了手。云墨意外地看向刚刚想要杀死自己的第一军团长——或者还是用她的本名——菲尔莉安，那个暴君就只是耸了耸肩，若无其事地收起了自己的杀意。

“我只是有些问题想问问小姑娘。”

“我代替我的部下向您道歉，云小姐。但我们也有一些不得不保守的秘密，

还请您谅解。”

云墨环顾四周，发现视线可及的荒野上就只剩下了自己、普洛米亚和菲尔莉安三人。

“我想起来了，你是之前在联合行动里牺牲的士官的女儿吧，是在葬礼上看到过我的样子吗？”

“哼，我也想起来了，英雄普洛米亚和暴君菲尔莉安，曾经同时就读于皇家学院，看来你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书上记载的更复杂。”

面对着云墨明目张胆的挑衅，菲尔莉安不仅没有感到不快，反而更提起了兴趣。知道自己当年的身份还敢这么跟自己说话的人可不多，活下来的就更少了。

“我对你的印象很深刻，举行葬礼的时候你的眼神和现在一样冷漠。”

“因为我在那时明白了生命的重量，对于暴君来说恐怕无法理解吧。”

“暴君吗？真是久违的称呼了。我只是杀了很多，应该算不上暴君吧。”

菲尔莉安似乎很享受别人称呼她为暴君，果然和传说中一样，她是个性格扭曲的女人。

“我完全无法理解你在说什么，如果连你都算不上暴君的话，我也想不出还有谁称得上暴君了。”

“不不不，小姑娘，你完全误会我了。”

菲尔莉安露出了魅惑的笑容，似乎是要为自己辩解。

“为一己私欲杀人才是暴君，而我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杀人。”

“诡辩。”

云墨根本不屑于进入菲尔莉安的逻辑。

“别看我这样，我也是有在好好为了王国的兴盛而努力着的。那些腐败的议员，无能的贵族，贪婪的商人，以及只会反对的反对派和永远不满足的小市民，你不觉得把他们杀掉才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吗？”

“一派胡言，在那场大清洗中死去的不多是无辜的普通民众吗？难道所有人在你眼里都是贪婪和欲望的代表吗？”

“那个啊——谁让他们上街反对我来着。本来我是不想把清洗扩大化的，可没想到我的血亲竟然敢挟民意公开反对我，亏我还念及情分留了他们一条命。”

听到这里，云墨突然察觉到，菲尔莉安的这些话似乎就像是在说——

“所以，那些意外，还有菲榭尔宫的那场暴乱，实际上都是你策划的吗！所谓的叛乱也全是子虚乌有？！”

“我也有自己的难处啊，父王不肯让位，母后也不愿意放权，贵族议会如此无能却还有这么多人支持它。待到我上位的时候，我的兄弟姊妹竟然又带头说我的王位继承权不合规，还意图发动民众上街游行……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为了保护自己，当然要先下手为强。”

“小姑娘，这就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一课，不要对阻碍你的人怀抱仁慈。如果你的残忍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神会原谅你的——别忘了，如今童话王国的繁荣依然是走在我当年开辟的道路上。”

云墨已经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了，给童话王国带去如此沉痛的灾难之后，她居然还坚持自己才是对的吗？

“你这个人，真的精神不正常！”

“唉呀，普洛米亚，看来能理解我的人就只有你了。”

“云小姐，你不用在意，这个女人的精神的确不正常。”

被无视了。

“不过话说在前头，你的母亲的确是死在了恐怖分子的手上，你可以迁怒于我，但恐怖组织真的与我无关，他们都是邪教徒，比我更像是一群疯子。”

“这我知道，后来我旁听了那次审判，这也是我成为审判官的契机。即使是罪该万死的恶魔也必须经由法庭审判，这正是法律的威严所在。”

菲尔莉安听出了云墨的画外之音，果然又是在批判自己当年随意杀人的事情。不过随便了，反正人都已经杀了。比起往事，果然还是眼前的这个小姑娘更有趣。

“——唔嗯！我了解了。既然如此，开个价吧，你要怎样才能保守这个秘密？”

云墨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暴君竟然出现远征军里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这事关英雄普洛米亚的名誉。无论如何，自己都最好接受她的交易，而且，这对于共和国来说也并非无利可图。

“童话王国与共和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再续三十年，没问题吧？”

虽然换了一个国王，但菲尔莉安当年留下的派系还在。也就是说只要菲尔莉安还活着，童话王国就绝对不可能无视她的意见，她掌握的权力想必远比一个退位君主要多得多。云墨试探着选择了她认为的最困难的条件，以争取在接下来的

谈判中取得主动，然而菲尔莉安听到后却只是微微一笑就答应了下来。

“和聪明人聊天就是愉快。”

话音落下，结界随即被一片一片地剥落，云墨的护卫们姗姗来迟。这场交易尽管从共和国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云墨的胜利，但云墨自己却感到了无穷无尽的挫败感。

“暴君依然掌握着实权，既然如此，互不侵犯条约就只是一张废纸而已。”

不得不说，云墨是少数真正看透菲尔莉安的人。如今的很多人会将菲尔莉安视作恣意妄为的暴君因而轻视她，却并不明白为何当初菲尔莉安能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惩罚。因为她总能先一步分化自己潜在的敌人，因为她总能给未来的盟友开出无法拒绝的价码。所以即使她违背契约，也只会有一群人为她叫好。

“护卫我的人轮班解散休息吧，这里没有危险。”

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英雄在身边更让人感到安心了，因此无人反对。

在那之后，云墨和普洛米亚在世界尽头临时搭建的营地举办了一场小小的茶会。这次意外的契机永远改变了云墨的人生。

“我所希望的未来，是一个不再有战争与悲伤的世界。人类团结一致，不分你我。”

“这很困难。”

或者说，不切实际。

“是呀，这很困难。所以即使我失败了也不会有人说什么。能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而努力，这可是英雄的特权。没想到吧，英雄也有狡猾的一面。”

云墨没有说出口的是，普洛米亚的强大足以使她对抗整个世界的恶意，但面对人类内心的幽暗时，即使是英雄也会无能为力。然而云墨不愿否定这样一个纯净高尚的灵魂，就像选择相信普洛米亚的所有人一样，她依然对奇迹抱有憧憬，对人类抱有希望。或许，眼前的这个人真的能够改变世界？

“群星会昭示一切。”

星辰的大占卜师突然从背后探出头来，冷不丁冒出了一句谁都听不懂的话。从开始到现在，这还是云墨听到她完整说出口的第一句话。看来大占卜师怕生的传言所言非虚。

“星象真的能预言命运吗？因为你看，那些星星总是变来变去的。”

云墨按捺不住好奇，终于问出了自己积压在心底已久的问题。而大占卜师在明显慌张了一瞬后，再度解释道。

“那是因为星空中存在着新星和变星，它们会干扰占卜的准确性。但永星是不变的，它们是命运的主轴。几千年来的历史都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从未出错。”

星象学在如今已经变成了一门冷门学科，人类恐惧于得知既定的命运，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已经确定的未来。

“能被伊索美凡的命运选中可真好呢，云酱。”

菲尔莉安凑到云墨身边打趣道。云墨则是嫌弃地往普洛米亚的方向挪了挪。

“疯女人离我远点。”

“诶～～”

明知会自讨没趣却依旧选择去做，如此性格恶劣的女人，这就是菲尔莉安。

“所以，云墨，未来就拜托你了。”

云墨注意到普洛米亚将无法带走的物资全部封印在了祝福地，其中一个带有一级威胁标志的巨型球形装置尤为瞩目。远征军十年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都被她带到了这里，与此同时，就像是在暗示着什么一样，一块刻有“云”字的黑石令牌被普洛米亚交到了云墨的手上。

“以下皆是密语……”

不远处，星辰的大占卜师与第一军团长正在窃窃私语。她们不时望向天空，在永恒的白昼中寻找永星应在的位置。那时，大占卜师所看到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无人知晓。但普洛米亚似乎早有预料，将开启封印的方法告知了云墨。

“只有特别之人才能寻找到封印的所在。届时，这块令牌会帮助她通过诸神的试炼。”

“（Wink!）当然了，作为回报，我也可以向你透露一点点我偷听来的‘命运’哦？——下一任审判长的人选似乎已经决定了，猜猜会是谁？”

云墨的表情完全没有变化：“是啊，会是谁呢，完全猜不到呢。”

“啊，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普洛米亚尽量不把遗憾显露在脸上，另一边又在心底悄悄埋怨，不是说这是最高级机密吗，怎么连本人都知道了。

“要是比你高两级的人最近都不知为何突然来讨好你，那你想不知道都难。”

“这样啊……”

普洛米亚低着头，用脚踢开一枚石子。

“那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了，钱和魔导具什么的……你应该也不需要吧。”

“你觉得我是会在乎这些东西的人吗？”

“说的也是。”

“……帮我照顾好那个不成器的哥哥还有神出鬼没的老爹吧，我们家的人，真是一个比一个任性。”

突然离家出走参加远征军的哥哥云白，从军部辞职留下一堆烂摊子的老爹云尚，还有刚刚进入叛逆期立志成为邪术师的妹妹云彩，副审判长头痛的根源几乎都和普洛米亚有关。遍观共和国上下，云墨不禁想问，为什么云氏一族的事情总是这么糟糕。这个姓氏是带有什么可以让家庭不和的诅咒吗？

“说到任性，那你和小彩也是？”

“小彩可是个好孩子。至于我嘛——说不定也很任性呢？”

在普洛米亚温柔的视线中，云墨侧开了脸。

“等你所说的那位‘特别之人’出现的时候，我会替你好好测试一下她有没有资格继承你的名号，‘英雄’这两个字的重量可没有那么轻松。”

“看来你已经心里有数了。”

“当然了。”云墨与普洛米亚面对着脸，相视一笑，“毕竟，所谓的命运，不就是那么回事嘛！”

……

“天权与源光同在，星月与太阳同辉。”

跨越千年历史的长河，星辰的大占卜师，伊索美凡·阿克莱希亚的最后预言在此刻应验。

“谁道天命无归，暗夜如长昼。”

——《预言书》（原本）第 343 页最终章

这一日，无人能入眠。

EX. 大革命

距今约一百五十年前，童话王国的魔理学家卡卡罗特在调制魔药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魔药炉底部的沉淀物中包含有大量细小的高密度魔力晶体。由此，卡卡罗特沉淀法作为第一种可以大规模人工合成魔力结晶的技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魔法革命，并进而引发了一场涵盖全生产领域的工业革命。

彼时，人们若想要储存魔力只能依靠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魔力电池”，天然的魔力结晶被视作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矿脉稀少且再生时间漫长，拥有极高的价值。但魔力本身并不稀有，相反，它是自然的最基本组成元素，它无处不在。可若想驱动魔法，仅凭自然界的魔力密度还远远不够。此时，就需要容器来压缩、储存魔力。

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魔力容器，但所能容纳的魔力有限，且个体差异极大。一旦同时有多人想要回复魔力，又不在圣地或地脉这样自然魔力丰沛的地区，人类就只能依靠自身产生的魔力缓慢恢复。正因如此，自神话时代结束以来，魔法始终没能成为一项实用的技术，在这一时期，人们更看重机械、锻造、与少量以魔法为辅助的生物工程。

不过，人造魔力结晶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从无到有，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奇迹可以说在这一刻才真正为人类所掌握。

这是一个充满奇思异想的时代，过去最为珍贵的魔力在短时间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最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最疯狂的创造在这个时代中如流水般诞生，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观念被顷刻间颠覆，新的思想与新的变革自旧时代的残骸中孕育。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魔法就从贵族的专属变成了人人皆可使用的寻常事物。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各国以技术为交换，使人鱼逐渐解除了对于海洋长达千年的封锁，世界就此连为一体。

然而人类的欲望无穷无尽，当魔力结晶的合成技术普及开来，能够产生魔力的人体本身便成了最有价值的资源。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征收魔力税，这是一种不分男女老少，只依照年龄缴纳的税赋，且只收取魔力结晶，一般为人体自然产生魔力的5%至10%。至于实际分派到底层人民的税率，则又各不相同。

大国在无限制的扩张中不断累积着自己的财富，内部的矛盾却也不断积累。

以国家意志与垄断资本为主导的不计后果的快速工业化迅速摧毁了过去的生产体系，在生产力大幅提高、物质极大丰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表象之下，是无法计数的贫困人口与极端的贫富差距。

以1279年童话王国夏洛尔魔导回路蚀刻厂为例，一名普通工人必须每日工作12~18个小时或者榨出所有自体产生的魔力才能够勉强维持生存。

而在同一年，由王族公主莉莉安娜扶植的卡伦商会实现了对童话王国魔力结晶生产的全面垄断，一般认为，这一事件标志了以王权与贵族主导的垄断资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人，终于成为了生产机器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不再被视为人。

人口贸易于是在这个时代空前兴盛，庞大的利润进而催生出了精神魔法领域最邪恶的创造——可以控制人类心智的魔纹——被广泛应用在奴隶的制造。

资料显示，仅在1270至1280的十年时间里，世界人口贸易额就增加了20倍，远超经济平均增速。

人口贸易的最大买家“魔力牧场”也是这个时代的创造。用饲养牲畜的方法饲养人类，再将这些人的魔力制成商品销售，部分有潜质的幼儿和面容姣好的少年少女则会被刻上奴隶的魔纹在黑市流通，甚至还有各式各样的“定制产品”，供有需要的买家购买。可以说在这些“魔力牧场”的经营者眼中，人也不过是能生产“优质”魔力的牲畜而已。

依据安可多涅夫学院生命科学院于1295年的统计，在魔法革命后人类预期寿命提高20岁的大背景下，各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竟都产生了较技术革命之前不同程度的下降。

时人写道：

“在最富饶的国家里，人们衣不蔽体；在最肥沃的土地边，饿殍遍野。

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人们载歌载舞；彻夜不熄的华灯下，珠玉琳琅。

得胜归来的将军们气宇轩昂，腰缠万贯者为美酒一掷千金。

一人得偿所愿，万人尸骨无存。”

扩张、扩张、扩张，止步就意味着毁灭。

当世界上的最后一寸土地都已有了主人，抢夺他人手中的财富就是满足自身无尽欲望的唯一办法。它们就像是一群病入膏肓的巨人，一旦停止进食，内部的

病变就会夺走它们的生命。

此时的世界已形成了互相对立的「童话王国——利贝尔王国——黄昏之国」与「暗夜王国——雷纳斯帝国——共和国」两大阵营，双方为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

小国纷纷寻求大国的庇护，代理战争层出不穷。

很快混乱与冲突就再也无法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因为愈发困顿的生活已使他们无暇关心那些远在天边的同类。

1283 年，雷纳斯帝国皇帝多尔瓦无视举国上下的反对意见征收“战争税”，这无疑是将本就一贫如洗的民众推向了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随即，原上安卡拉地区（现安卡拉共和国）宣布抗税，并将直属皇室的收税官斩首示众。皇帝多尔瓦意图派出军队镇压，但军队内部却首先爆发了兵变，多支部队倒戈，数名将领叛变。帝都被愤怒的民众攻占，暴君多尔瓦被处以极刑，帝国陷入了长达三年的内乱。

与此同时，1284 年，在大洋的另一岸，共和国内爆发了反对等级制度与歧视政策的大罢工，工业、商业、交通乃至国防与军队全部停止运作。面对这一全国性的危机，元老院适时放开了一部分限制，再通过出让部分利益成功分化罢工人群，成功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激化。但权力的核心依然被元老院的贵族所掌握，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依然是许多人心中不可动摇的“真理”，五大氏族以外依然是不被政府接受的“蛮夷”——一切都没有改变，因此一切都必将改变。

1285 年，埃伦巴赫的司书，时年 30 岁的柯西比亚执笔写下了《公平、正义与自由》一文，公开质问各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人自出生起便拥有充满尊严地生活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今的法律，赋予了一群人合法抢劫的权力，又禁止了被抢劫者通过暴力手段拿回自己的财产。说到底，不过是‘文明的绅士们’自欺欺人地想要所有人忘记他们手中的魔力结晶是何等肮脏、罪恶、沾满鲜血。”

“他们试图用一些面包的残渣就使我们顺从地成为奴隶，如果我们继续抗争，他们或许还会拿出更大的一块面包——但他们绝不可能让出自己所拥有的磨坊和烤箱。而只要我们一日没有拥有自己的磨坊和烤箱，我们手中的面包就一日不是真正地属于我们自己。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将我们赖以生存的面包再次抢走，

就像他们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同一年，年轻学者克莱希雅于安可多涅夫群岛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应然的世界（世界的应然）》，宣言“人生而平等”、“神赋人权”，并首次提出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人权同神权。

“今日，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齐聚于此，只因一个共同的理由，我们已经见识了太多人们的不幸，那些被人为制造出的苦难在世间如潮水般流淌，如空气般无孔不入，我们心怀不甘，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倾尽所有却只是在饮鸩止渴，所以我们聚集在了这里，只为找出那个能够终结一切不幸的最终的答案。”

“我们将在这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不公，人人平等自由的地上天国，我们将在这里向旧时代的罪人们发起审判，我们将在这里重拾起人类早已遗落的尊严与骄傲。”

“科学与信仰即是安可多涅夫永不熄灭的永星，魔法与奇迹只为世间苍生而存在！”

柯西比亚的“公正论”与克莱希雅的“地上天国论”由此成为无数理想主义者的信仰，即使各国政府下令封杀也无法阻止柯西比亚学派与克莱希雅学派的迅速壮大。

1287年，上安卡拉地区宣告自雷纳斯帝国独立，黄昏之国为其提供保护，雷纳斯帝国随即对黄昏之国宣战，世界大战打响。

这是一场只为了彻底毁灭彼此的战争，正如所有人预料的那样，魔法主导了战场，其所发挥的威力也未曾背弃各国的期待，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化作焦土，毁灭和死亡成为了人们眼中最寻常不过的景色。爆裂魔法在这一年迎来了最后的理论突破，末日的火焰在顷刻间毁灭了极光城，此后还有被洪水淹没的火花独立市，被坚冰冻结的珍珠岛，被死灵吞噬的绿茵草地……

旷日持久的战争改变了许多事情，利贝尔王国的主战派政府倒台，黄昏之国的圣女病故，雷纳斯帝国财政破产再度陷入内乱，共和国在流尽了整整一代人的鲜血后不得不割让富庶的南部领土以换取一纸与童话王国的停战协定。

但是与此同时，战争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它甚至决定不出一个胜者来为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带去哪怕是虚假和平的新秩序。世界大战终于落下帷幕，但旧时代的诅咒依然笼罩在每一个国家的上空，和平条约的背后是来自败者的怒

火与得胜者的无力。任谁都能明白，战争没有结束，那只是一段没有约定期限的停战。

安可多涅夫学院成为了世界大战中少数没有被战火侵袭的净土，然而在此期间，柯西比亚学派与克莱希雅学派却由于理念的冲突逐渐走向了决裂。最终，克莱希雅积劳成疾，柯西比亚与他的追随者也离开了安可多涅夫，所有人都认为，世界革命的愿望已成泡影。

世界大战结束了，平民的生活似乎终于见到了一丝光明，只是这份光明并非来自统治阶级的施舍。当失去一切的人们因走投无路而开始反抗，刚刚握手言和的垄断资本和贵族阶级就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镇压一个人所需的魔力远远超过了他们从一个人身上所能夺取的魔力。如果不再有人从事生产，则他们一切维持其财富和地位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废除魔力税，制订最低工资标准，限制最高工时……这些由柯西比亚和克莱希雅不断努力争取的权利在战后被当作贿赂人民的蜜糖由当权者散发了下去。一切看似都恢复如初，那些天真的革命者将不再能掀起水花——但是，未来真的会如那些终于松了一口气的王公贵族所愿吗？或者，革命的火种已然埋下，它将在不远的未来化作熊熊烈火燃尽一切，并为这段悲惨的历史画上终结的句号。

1300年，当新百年的晨昏线首次划过虹光海峡之际，共和国的迎春钟第一次没有准时响起。稀疏的枪声已无法继续阻挡人潮齐声迈步向着那个已经注定迎来破灭的旧政府走去，少数依然忠于元老院的军队被践踏在了人民的脚底。人们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远方，象征着光之神的金色旗帜已经被插上了元老院的屋顶。在共和国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镇，金色的旗帜无处不在。

——大革命到来了。

“共和国是世界一切受压迫者与革命者共同的家园，我们将为弱者提供保护，我们将为革命者提供武装，我们宣告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人民掌管国家的权力！我们会为所有的受压迫者带来真正的解放！”

——1300年《共和国宣言》

EX. 黄昏之剑

如果没有天灾，米莉森或许依然还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普通的出生，普通地长大，普通地与恋人相爱，普通地结婚生子，然后普通地在亲人的环绕下死去。

在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大人们眼中，这样的人生一定很无趣吧。但米莉森并不这么想，遥远故乡的回忆是她最为珍贵的宝物，无论多少枚勋章、哪怕是英雄的称号也不会交换。

“归于尘土吧！”

倾泻而下的破魔之光为军队扫清了一切阻碍，所见之敌皆被以纯粹的力量击碎。引擎轰鸣，伪装解除，千条履带扬起的沙尘将苍穹染作灰黄，荣耀的装甲列车鸣响汽笛，西方面军的钢铁洪流如洪水一般瞬时冲垮了天灾的防线，“比纳普乐儿更迅速！”，「暗星」重建防线的速度甚至赶不上西方面军突破的速度。由米莉森击穿的防线上的微小缺口迅速演变成了西线天灾的全面溃败。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勇者的前进，任何一个看到如此景象的人都会如此坚信，她是真正的勇者，不需要神明的认可也依旧是勇者，在她的面前即使是命运也不得不屈服，“世界的扭曲”将由这位少女彻底修正，胜利必然归属我们！

人们追随在少女的身后，就像萤火追逐着月亮，汇聚的光芒化作万里星河。当邪恶消退，天灾濒死的嘶吼震耳欲聋，米莉森再次回想起了那个宁静、温暖的被称为“家”的地方。

这是一个名为“普通”的少女的故事。

.....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屋内，命运般地捕获到了一位正在母亲脚边小憩的平凡女孩，她眯着眼睛向太阳露出了她最擅长的微笑，温暖的阳光包裹住她的全身，使她仿佛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英雄普洛米亚只断喝一声，‘住手！’，就吓退了想要入侵村庄的坏人，她堂堂正正地要求与强盗决斗，即使没有武器也不落下风，一直掠夺村子的强盗团就这样被打倒了。”

正义战胜邪恶的情节永远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而在其中，又尤以英雄普洛米

亚的故事最受欢迎。米莉森的母亲是村子里为数不多识字的人，因此每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村子里的大孩子们小孩子们就会一齐围坐在米莉森的家中，听那些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英雄故事。

“喂——米莉森，出门干活了！”

父亲的呼喊把米莉森从故事的世界中拉了出来。她刚刚度过了人生中的第十五个生日，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大人了，但每一天最期待故事时间的人还是她。即使那些故事她已经翻来覆去听了不知道多少遍，她却依然沉迷其中。

午后的阳光很是耀眼，这是黄昏之国一年里为数不多的农忙时节。由米莉森一家精心培育的土地今年依旧是丰收，只要再有一周这样好的天气，再顺利地把今年的收成换成钱，明年米莉森的妹妹就有机会去真正的学校上学。为此，米莉森充满了干劲。

“我说啊，米莉森，你真的不想去上学吗？”

父亲擦了擦头上的汗，朝着不远处的女儿说道。

“不想，比起这个，老爹你的手又慢下来了。”

米莉森头也没抬地说道。

“唉，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孩子，不去上学多少还是有点可惜了。”

“要是我去上学，家里的地怎么办，下一年的丰收仪式又怎么办？再者，我不是在教堂里上过几回课嘛。”

这几年，为了响应圣女发出的“普及教育”的号召，连这种偏远地方的小教堂里都像模像样地办了个“识字班”。米莉森因为早就跟着母亲学会了读写，所以只去了几天就不再去了。也就是在这几天，米莉森的父母想到，或许该让两个女儿去上学学点东西最好。

不过，米莉森不想去。村子里的老神官已经教会了她不少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农村的女孩来说已经足够了。她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个球形，黄昏之国处在两块大陆交界的地方，她还知道了英雄普洛米亚的故乡是在童话王国，那是在世界另一边的强大国家，两国之间还有被称为“革命者的故乡”的名为共和国的国家，虽然连老神官都没能搞明白什么是“革命”，不过那必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需要学的。

米莉森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如果非要说还有什么愿望的话——她想去看

看更遥远的世界是什么模样，龙之谷、利贝尔大森林、人鱼之海、世界的尽头——那些英雄故事里所提到过的地方，她都想要去看一看。

是的，米莉森憧憬着英雄，即使被人说这已经不是她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后，她也依然乐此不疲地在孩子们的过家家游戏中扮演着那个美丽而又强大的存在。

或许，自己也可以成为英雄？当米莉森举起那把粗糙的木剑，沉浸在伙伴们的欢呼声中时，这样的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但很快就又被她自己否定。自己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农家的女儿罢了，并没有成为英雄的力量。

圣女大人，英雄大人，还有贵族大人们，那是与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傍晚，村民们都三三两两地收工回家。米莉森和父亲也加入了回村的人群中。然而就在快走到村口的时候，前面的人却突然骚乱起来。

“喂！这不是拉格家的孩子吗，怎么浑身是血，快去找神官！”

嘈杂中，米莉森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她的心突然好像被揪了一下，拼命拨开围观的人群向内看去。

“阿尔哥哥！”

邻居家从小一直非常照顾米莉森的阿尔哥哥，此时正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地倒在路边，一道巨大的从右肩到左腹的狰狞伤口让任何人都为之感到畏惧。

“那道可怕的伤口究竟是什么。”

“阿尔他不是镇子上的自卫团里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魔兽？”

从未有人见到过这样的伤口，即使是最为老练的猎人也只能给出几个语焉不详的推测，无一例外都是传言。

“阿尔哥哥，阿尔哥哥！别怕，米莉森在这里！”

米莉森扑倒在阿尔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呼喊阿尔的名字，血污弄脏了她的双手，她也毫不在意。

因为，阿尔哥哥曾说过，只要米莉森在身边，即使受了再重的伤也不会痛。米莉森从没有怀疑过阿尔哥哥，她拼命呼喊想让阿尔哥哥得知自己的存在。渐渐的，阿尔的表情似乎真的放松了些许，但生命的辉光依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那副健硕的身体内流逝。

治愈的光芒只消一瞬便会熄灭，老神官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神官爷爷，不要放弃阿尔哥哥啊，我把我所有的魔力都给您，请您一定要救救阿尔哥哥——”

“好孩子，老夫对不起你，对不起阿尔……”

普通的治愈魔法已经无效了，老神官已经尽了他的全力，如果是更高级的魔法或许阿尔还有救，但那是连这座村子的领主都不一定能接触到的东西。

米莉森泣不成声，她握住阿尔哥哥的手，那双总是摸她头的大手此时无比冰凉，她努力地让自己的魔力流入阿尔哥哥的身体，用笨拙的想象力还原神官的治愈魔法，却毫无效果。

魔法是贵族的专属，从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平民只靠想象是绝无可能使用出治愈一类复杂的魔法。点亮魔导灯、加热暖石、制造魔力结晶……这就是他们能使用的最高级“魔法”了。

“……米……莉森……”

“是的，是米莉森！米莉森就在这里！是最喜欢阿尔哥哥的米莉森！”

“……怪物……快……跑……”

阿尔喃喃地留下了最后的话语，凝血药剂已经为他争取到了足够长的时间，他必须将怪物来袭的警报带回村子。

阿尔是自卫团里唯一能在故乡的土地上死去的人，甚至还在死前见到了父亲、母亲以及最喜欢的妹妹米莉森，他无疑是幸运的，这是他一生为善的回报。

暗之神适时接过了高天的权柄，这样就没有人能看清那斑驳的泪痕。

一小时后，得到了悲报的村民们聚集在教堂为阿尔送行。

“阿尔是个勤劳、善良的好小伙子，我们的村子失去了这样一个好人，这是全村人的不幸。”

哭泣声此起彼伏，阿尔的父母数次因过度悲伤而昏倒，村长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能代为宣布将阿尔的遗体下葬。

阿尔的葬礼就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结束了，没有繁琐的仪式，陪葬的也只有几件衣物。墓园里，一块木牌上写着阿尔的名字，用来标志坟墓的位置，仅此而已。

米莉森几乎流干了她的眼泪，葬礼结束后，她就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堂的

角落里，没人愿意打扰她。

“大家都知道阿尔的遗言了，今晚所有人就在教堂里过一夜吧，孩子们躲到地窖里去，大人都来给结界补充魔力。”

没人反对村长的话，任谁看到阿尔身上那可怕的伤口，都不会怀疑周围有可怕的怪物这句阿尔拼死带回来的消息。

恐惧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村民们从未有过战斗的经验，几支木矛，几张木弓，几把从各家带来的小刀，一堆农具还有屠夫的砍刀，这些就是村庄全部的武器了。说实在的，这远不能给人安心的感觉。

第一个夜晚悄然度过，然后是又一个白天，又一个夜晚，教堂外寂静无声。村民们开始商议起要不要离开教堂。

“地里的粮食再不收就晚了，家里的牲口也还需要有人照顾。”

“我那在镇上打工的儿子也要回来了，我得去看看。”

“不说别的，教堂里的食物和水也不多了，我们的魔力也快用完了。”

争论到最后，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村长。

“咱们再等一天，要是今天一天怪物还没有出现，就开门让大家伙回家。”

村民们都同意了村长的决定，然后今日也依然无事发生。

傍晚，猎人们悄悄把门打开了一道小缝，四处张望确认安全之后走出了教堂。

“没问题，手里有武器的人负责把其他人送回家，如果有危险就发信号。”

还没来得及回应，村民们就听到走在最前面的猎人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老神官惊恐地发现，原本还是半满的结界水晶在一瞬间就被清空了魔力。紧接着又是“咚——！”的一声巨响，结界被彻底打破。

“怪物啊啊啊！！！！”

刚刚看到怪物的模样，村民们就害怕地丢下武器仓皇逃窜，哭喊与尖叫声响彻天空。

身处最前方的米莉森也同样只是对上了那个怪物疑似是眼睛的位置，随后就被一股莫名的恐惧抓住了心脏。她也想要像其他人一样丢下武器逃跑，但是不知为何，米莉森的手反而更进一步握紧了手中的长矛。

怪物径直朝着教堂的方向走去，躲在那里面正哭泣着瑟瑟发抖的人类是它吃饱喝足后最爱的甜点。然而怪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米莉森的存在，就在它的身体

擦过米莉森的衣角时，一支脆弱的木矛贯穿了它的身体。怪物连哀嚎的机会都不曾有，沉重的身体轰然倒塌。

没有恐惧，也没有激情，米莉森的眼神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仿佛她早已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杀或被杀，她自信成为永远的胜者。

无光之夜到来，潜藏在村子各处的怪物纷纷显露身形，它们已经在此等待了数日，同伴的死亡更是加剧了它们的怒火。现在它们只想要杀戮、杀戮、无尽的杀戮。

「夺走他们的魔力，吸食他们的生命」

在这个至高无上的命令下，怪物们被赋予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世界的扭曲」，又或者被称为——「天灾」。

米莉森从地上捡起了屠夫丢下的砍刀，待她再次抬起头时，阴影里的恐怖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

“怪物们，别想上前一步！”

新的光芒闪耀在高天之上。

“特遣 337 小队”正在一望无际的艾泽平原上疾行，三天前他们所属的地方戍卫军团得到情报，西方有离群的天灾越过了边境，阿提亚领的自卫团几乎全灭，并且在之后天灾再度消失。

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害，受命携带有“天灾对策武器”的 337 小队一直追踪着这只天灾的痕迹，不眠不休地前进了一天一夜。副队长珈蓝此时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峰，即使她是坐在双人飞行器后面的那个，也依然抱怨个不停。

“这种劣质的精力补剂，喝了只会减寿。要不是看在圣女大人的面子，我才不会把宝贵的上等品浪费在这种地方！”

珈蓝晃了晃手中镶嵌有（玻璃）宝石的瓶子，里面的液体明显要比军队配发的量产品要清澈许多。但在队长德尔看来，这瓶号称“纯净、自然、无副作用”的“上等补药”的效果和他们手中的普通补药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只是干净点就能卖出十倍的价格，那这钱也来的太容易了。

“队长，我能不能把这个女人扔下不管啊。”

“忍忍吧，回去我请你喝酒。”

贵族之女——珈蓝，曾连续三年被评为“特遣小队最不受欢迎的人”，如今依旧是所有入避之不及的对象。但要问为什么贵族出身的珈蓝会加入几乎都是平民的特遣队，那是因为珈蓝一家早就在十几年前就失去了所有封地，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没落贵族”。

“哼，区区平民竟然也开始指挥起我来了，这个世界果然也快完了。”

德尔果不其然又被盯上了。

“谁叫你在军校的成绩没我好，时代变了，你这个没落贵族。”

显然，“没落贵族”这个词是珈蓝绝对不能碰的雷点，她愤怒地一跃而起，飞行器也随之猛得一斜，熟悉她的队员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她又要重复起她的那套“血统优越论”了。

“我身上可是有着六十四分之七的圣女血统，祖上有十三代巫女，从神话时代以来我们一族就是这片土地的正统统治者，也就是说，我们是神认可的血脉，一千三百年前……”

关于珈蓝一族的历史，337 特遣队的队员们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不夸张地说，他们可能是这个国家里最熟悉珈蓝一族历史的外人了。但是这种知识真的毫无用处，从队员们空洞无神的眼睛中就能看出，他们根本不想知道那些贵族家史。

洋洋洒洒几千字，从黄昏之国建立开始，珈蓝一路讲到了大革命，接下来应该就是珈蓝一家没落的故事了，不过这一段被她巧妙地回避掉了。

“紧急事态！”

斥候发出了警报，所有人立即拔出了武器，珈蓝也一溜烟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立刻报告！”

“是！前方发现村庄，疑似天灾反应！”

“糟了！希望没有来晚。”

德尔操控飞行器，加速飞向了村庄，其他队员紧随其后。而珈蓝也难得没有吝惜魔力，给所有人提前施加了魔力盾。他们早已深刻地明白了，面对天灾一刻的疏忽就等于死亡。

村子里的魔力早已被掠夺殆尽。路上空无一人，四面寂静无声。

“我们来晚了。”

又一个村庄被毁灭了，德尔不无悲伤地说道，其他队员们的心情也一下子跌入了谷底，除了珈蓝以外。

“所以说平民就是平民，那边那么明显的魔力反应都感觉不到。你们要是还不赶快过去，那才真是完蛋了。”

虽说是没落贵族，但珈蓝还是从小就经历了完整的魔法训练，魔力感知和使用魔法的能力都远超只在军队受过一点简单训练的平民。这也是为什么即使特遣队全员都对她没有好脸色，德尔却依然坚持留下了她。

魔法这种东西，需要天赋、知识，还有长年累月的积累和训练，不是光靠努力就能迅速追上的技术。而且，学习魔法的成本也很高。虽然德尔很不甘心，但就像珈蓝说的那样，魔法不是属于平民的技术。

“我们走！”

337 小队立刻朝着珈蓝所指的方向飞去。至少能多救下一个人也好，德尔如此想着，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超出了 337 小队所有人的想象。

在一座疑似是村庄教堂的空地上，四散着原本应该是天灾的东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些破碎的躯体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只有四只还算完好的头颅显示着它们的主人确是天灾。

“这该不会是陷阱吧？”

珈蓝小声地问道，而 337 小队也难得地赞同了她的意见。

这也难怪，经过了之前在边境的战斗，337 小队现在也只有能与一只天灾较量一番的信心而已，而且这份信心还是来自于被圣女祝福过的“天灾对策”——一发一次性的神圣火箭筒。

空气中弥漫的肃杀之气以及被人注视着的不快感让德尔感觉背后发凉。看着地上的尸体，他的脑海里滚过了几个家乡流传过的恐怖故事，无一例外都是坏结局。

至于珈蓝——

“平民，既然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突然，337 小队的侧面传来了窸窣窸窣的声音，一个娇小的身影进入了众人的视野，并在特遣队发觉之前率先发问。

“你们是谁？”

从树丛阴影里走出的女孩子警惕地同特遣队保持着一定距离，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漂浮在天上的人，说不定是拟态的怪物呢？

然而在看到女孩的瞬间，德尔的背后就冒出了冷汗，他的本能告诉他，这个女孩绝对要比天灾还要强大十倍百倍。

她真的是人类吗？德尔紧张地握紧了母亲的护身符，壮着胆子大声说道：

“您好！我们是隶属于本地戍卫军团的第 337 特遣小队，负责追杀地上的那几只怪物，请问村子里还有其他人受害吗？”

女孩缓缓摇了摇头：“你们来晚了，怪物已经被我杀掉了，爸爸妈妈还有村里的人都在教堂里，很安全。”

德尔毫不怀疑她一个人就杀死了四只天灾这句话的真实性。可是，既然女孩说村里的人都在教堂，但为什么他在那里感觉不到任何活人的气息，周围也实在安静地出奇，连乡间常见的虫鸣和鸟鸣声都没有。

女孩不发一语地从 337 小队中间走过，所有人都本能地让她让开了道路。

“噫！”

年纪最小的队员漏出一声惨叫，只见女孩举起手中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刺向那些已看不出原型的尸块，就像一位老练的屠夫或者处刑人。

“没有……什么都没有……”

女孩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感情，手上的武器坏了那就再从地上捡一把。德尔注意到，周围的空地上散落着一堆坏掉的木矛和一把只剩半截的砍刀，她难道就是靠着这些算不上武器的武器杀死了四只天灾吗，而且身上还毫发无损，这实在是……

珈蓝看到的比德尔更远，自女孩出现在他们面前时，珈蓝就在她的身上看到了无穷的潜力。

能够抵抗恐惧诅咒的强大精神力；只用劣质武器就能突破天灾防御的力量与技巧；在短时间内看破敌人弱点的敏锐洞察力；对上四只天灾却依然毫发无损的超人反应能力；以及即使被长时间夺取魔力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的难以估量的潜在魔力。

天才——珈蓝确信了，这个女孩是真正被神明眷顾着的人，如果她不是作为

平民，而是作为贵族出生的话，一定能名扬四海，甚至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珈蓝向来嫉妒比自己天分高的人，但面对这种甚至无法望见的绝对的差距，她甚至连想要嫉妒的想法都不曾有。

“喂，那边那个，我们来的时候带了几发火箭筒？”

“那边那个”已经是珈蓝对平民还算有礼貌的称呼了，被突然叫到的人是337小队的技术兵希，她虽然早已把不满写在了脸上但看在德尔的面子上也还是无奈地回答：“只有一发。”

“那，为什么这里有四具天灾的尸体。”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337特遣队全员都并不是什么精英，不仅战斗能力是平均，连逃跑的速度都不算快。六个人一旦被两只或两只以上的天灾夹击就有全灭的风险，而他们事前得到的情报与实际情况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这意味着要么是有人故意让他们去送死，要么就是有更多没有被发现的天灾突破了边境防线，黄昏之国正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

“我们先去教堂看一下吧。小希，麻烦你先去架设天线，这座教堂不够高的话就再试试那边那颗树。”

珈蓝此时正若有所思地站在教堂门口，德尔以为她发现了什么，上前拍了拍她的肩，结果立刻被给了一个白眼。

自己就不该多余去关心她，妄想这个女人能放下身段简直天地倒转都不可能。

德尔放弃了一般推开了教堂的门。

“嘶——”

门内的景象让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百多具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人类躯体被整齐排列在教堂中央，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伤口，脸上却无一例外都保持着惊恐的神色。

“魔力衰竭而亡，那个女孩没能立刻杀死天灾，那些怪物就靠不断吸取周围的魔力恢复伤势。等到她杀光了怪物，这些人的魔力也枯竭了。说实话，这种凄惨的死法我也是第一次见，圣女在上，别让我今晚做噩梦。”

珈蓝走上前只看了几眼就给出了这些人的死因，平民的死对她的触动并不大，像德尔这样的粗汉子反而悄悄抹起了眼泪。

“那个女孩儿真可怜……”

“明明这么努力了，家人却还是……”

“以后还有谁能照顾她……”

平民的声音让珈蓝越听越烦躁，特遣队的队员们还不时用余光望向她，像是在批判她的冷酷无情。尤其是外面的那个女孩，摆出那么一副可怜的样子又是怎样？！

一瞬犹疑过后，珈蓝最终还是开了口。

“唉，所以说平民就是平民。”

“喂！去把外面的那个女孩叫进来，问问她爸妈是哪一个，运气好还能救回来！”

珈蓝突如其来的爆炸性发言就像一枚重磅炸弹落在了教堂里。连一直来自认为了解她的德尔都一时惊愕地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要天地倒转了？

“珈蓝，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死者苏生？！”

“我要是会死者苏生还会跟你们这些平民待在一起？”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

“只管给我赞叹贵族的伟大就好了！”

死者苏生是绝对的禁忌，一旦承载灵魂的容器被破坏，灵魂也就会随之消逝，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人类脑死亡后的十分钟以内，此后即使能够使躯体复活，醒来的也不再是本人——除非，这些人的大脑都被用魔法或者物理方式维持在了生前的状态，那么在一个熟练魔法师的眼中，他们依然还“活着”。

从走入教堂的时候开始，珈蓝就已经注意到了教堂的尸体上都有着轻微的治愈痕迹，这种初级魔法虽然对将死之人只能算是杯水车薪，却恰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鲜尸体”的作用。所以如果运气好的话，复活这些人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这么做对珈蓝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救这些因魔力衰竭而死的人，一人就要花费珈蓝所有的魔力，哪怕不考虑对身体的损伤仅仅是将这些魔力换算成钱也是这群农民出不起的天价。珈蓝怀抱着贵族的骄傲努力练习魔法至今，可不是为了牺牲自己去救这些毫无价值的平民！

……所以，自己是看在圣女大人的面子上才救他们的，因为圣女说过，要心怀仁爱。

希牵着女孩的手走进了教堂。因为刚刚得知了珈蓝贵族的身份，所以女孩一直不敢抬头和珈蓝对视。这样也好，毕竟平民天生就要尊敬贵族，“人权”“平等”什么的向来是珈蓝这样的贵族最为厌恶的东西。

“这个女孩儿说，她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就是躺在最内侧的三人。”

珈蓝只扫了一眼就找到了女孩的家人，果不其然就是那三具魔力残留最明显的尸体，完全治愈的成功率想必能够得到保证。

“很好，从其中选一个吧。”

“诶？”女孩突然一愣，显然是还没理解珈蓝的意思。

“我说过了，只能救一个人，如果你选不出来的话就由我来选。”

“可是、可是贵族大人的魔法不都是无所不能的吗——”

“起死回生的奇迹还不够吗，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去想办法。”

珈蓝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一个生命与死亡的事实，一个名为选择的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对任何一个刚刚失去至亲的人来说都太过残忍，尤其是对这样一个一直拼命努力着的女孩来说，珈蓝的话无疑是夺走了她不被绝望击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希紧紧地抱住女孩，任由汹涌的泪水打湿她的衣襟……

“珈蓝，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用我的魔力再救一个人？”

“如果你想寻死的话可以不用这么麻烦，朝边境走十公里就能保证死无全尸。”

“珈蓝。”

“贵族姐姐——”

平民的声音令人烦躁，珈蓝不耐烦地转过头去，不再理会那些无理的请求。

“即使算上我的魔力也不够吗？”

德尔出现了，如果希的魔力不够，那就再加上他的魔力吧。

“很好，寻死的人又多了一个，你们都精神有问题吗？”

“应该说，我们也是。”

337 特遣队的所有队员都站了出来，无论这个女孩是谁，她都是拯救了这只小队免遭灭顶之灾的英雄。而且，如果只牺牲一些魔力就能救回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这笔交易没有任何可以被拒绝的理由。无论魔力的价格如何昂贵，在生命的

价值面前也是不值一提。

“疯了，这个世界真是疯了！你们以为魔法就是把魔力注入术式这么简单吗？军队教给你们的那点东西在高阶魔法面前什么都算不上！要是在魔力的控制上有任何的一点疏忽，现在躺在这间教堂里的尸体就要再加上你们几具！”

“我们相信你，珈蓝。”

德尔直视着珈蓝的眼睛，像是看穿了她的内心。

“我们不了解魔法，所以如果是你认定的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绝不会反驳，但我们也想让你知道，哪怕是有一丝的希望，我们也愿意冒险。因为我们相信那个自视清高的珈蓝绝不会容许自己的失败，她必然会为此全力以赴。”

“……”

“我只会保我自己一个人的命，真死了可别怪我。”

啊——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啊，如果他们想要寻死就让他们去死好了，这群平民跟你有什么关系。珈蓝啊珈蓝，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平民的死活了？

德尔、希、莱拉、诺维、提米，一齐握住了珈蓝的双手。

“没想到由圣女大人祝福过的治愈之光竟然要用在这些人身上，真是……”

珈蓝没有再继续抱怨下去，她现在需要集中精力，去实现自己不曾使用过的三重施法。曾经教导她魔法的那个人的身影又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而那个人究竟会说些什么，珈蓝再也熟悉不过了。

“术式已成，沉下心来，感受魔力的流动，引导其向唯一的解，魔法的意义在于拯救世间苍生，神不会让高尚灵魂的愿望落空。”

“圣女在上，请您拯救徘徊在交界地的可怜灵魂，他们还有可归之处。”

就在这一刻，珈蓝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与未来。

“……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这算哪门子‘淑女的必修课’啊！”

话说，直到施放魔法的最后关头，珈蓝也没有忘记痛骂一顿自己的老师，那个只精通支援魔法的混蛋竟然胆敢按照全科的价格收费！

神圣的光芒迸发，几名特遣队员迅速俯下身，在三人的胸膛上仔细倾听，愈发明晰的心音标志着生命之火重燃，死神没有留下他们任意一位的灵魂，他们均已成功跨越了生与死的交界地。

如果连这都算不上奇迹，那么又有什么称得上奇迹！

“成功了就好……”

看到女孩哭泣着和家人拥抱在一起、众人欢呼着迎来这篇简短故事的大团圆结局后，耗尽所有精力和魔力的珈蓝身子一斜，失力倒在了早已在背后准备好的德尔的怀中。

“谢谢你，珈蓝，你创造了一个奇迹。”

“平民就是没见识……这种程度的魔法对贵族来说……”

超负荷使用魔法带来的魔力反噬和魔力眩晕让珈蓝一时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头脑昏沉之间，珈蓝的心中就只剩下一个念头，她要将自己的未来，全部赌在那个女孩的身上。至于即将到来的与天灾的全面战争，没错，那将是她，珈蓝，迎来辉煌的最高舞台！

这是一个傲慢者的故事，也是一个得胜者的故事，在这场与命运的赌约中，高尚者与勇敢者赢得一切。

……

“加米防卫战、虹光海峡夺还战、希兹维尔登陆、博鲁斯空降行动……最后是在世界尽头与「末日」的大决战。这一路可真是经历了不少恶战，真庆幸我们都还活着。”

“怎么，事到如今你怕死了？你死了可以，但千万别死在我和米莉森面前，我可不想在授勋的典礼上想起你的死相。”

“只会躲在米莉森背后的女人有资格说我吗？”

珈蓝与德尔依然在斗嘴，即使现在的他们已经是西方面军的参谋和统领近万人的千人长。借助“黄昏之剑”的功绩，337特遣队的其他人也都步步高升：希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军事学院；莱拉作为黄昏之国的联络员入驻了利贝尔第一防线；诺维进入了海军，现在是一艘装甲舰的舰长；提米加入了虹光海峡的卫戍部队，负责组建新的空中力量。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圣女的面前，珈蓝主动拒绝了家族复兴的愿望。在随“黄昏之剑”四处征战的这段时间里，珈蓝已经看清了黄昏之国的贵族制度已是强弩之末，自然，她也不会继续选择留在这艘必然沉没的巨轮上。

不远处，年轻的勇者兴奋地举起了象征胜利的旗帜，“黄昏之剑”的纹章被

高挂于「暗星」那如小山一般的尸骸之上。

“‘退潮’之前，我们应该还能挤出一点欢呼的时间吧？”

“当然了！”珈蓝率先举起了手臂，“呦，英雄大人！”

“英雄米莉森万岁！万岁！！万岁！！！”

听到欢呼声的米莉森害羞地转过了头，面向着众人露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

.....

西方面军的此次大捷严重削弱了「末日」的实力，随后几日，东方面军也以一场对「暮色」与「冷月」的大胜奠定了东线的优势。中央方面军履行了其诺言，持续牵制「末日」直到最后一刻。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天灾的反扑来得如此迅速，天光之下，「末日」第一次展露了其真正的力量。

EX. 天光

迷雾再度笼罩莱比锡河，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下一波进攻即将到来，而她们必须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继续坚守阵线。

安可许诺的支援并没有到来。这些无孔不入的雾气严重干扰了莱比锡河地区的通讯网络，最严重的时候，身处前线的艾希塔尔甚至无法与近在咫尺的部下联络。第四集团军已经成为一座事实上的孤岛。

在这片已经彻底失联的地区投入任何支援都是不明智的选择，艾希塔尔能够理解安可的决定。战场上的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这次轮到了她们。

又一波进攻被击退了。敌人在无声无息中出现，又在无声无息中消散，它们正通过持续不断的袭扰逐渐消解第四集团军的力量。它们是对的，不分日夜的战斗正在消磨人们的意志，而一旦这条蔓延数十公里的防线的任何一处出现破绽，第四集团军都会陷入彻底的毁灭。

然而，艾希塔尔甚至不知道这条防线是否已经被攻破，雷达波撞上这些迷雾就像撞上了一堵墙，飞行器无法起飞，一切探测手段均已失效，她们只能通过微弱的心灵感应完成最低限度的协同——数百年历练出的敏锐直觉在此刻派不上任何用场，陪在她身边的只有她的「艾希塔尔」魔导装甲师。

“艾希塔尔大人，请您放心，我们绝不会离您而去的。”

希兹特维克用他那温柔的嗓音许下了一个算不上承诺的承诺。他的面容姣好，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仿佛就更具有可信度。

相信他吧，就像你曾经相信了你的姐姐艾希丽儿一样，艾希塔尔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说。她看向周围正紧张望着自己的伙伴们，微笑着说道。

“一直陪着我吧，直到最后一刻。”

气氛突然变得凝重了起来，希兹特维克本想再讲个冷笑话活跃下气氛，“没有水的河是什么河”之类的，可惜突然冲入指挥所的哨兵打断了他。

“艾希塔尔大人，有信鸟！”

距离最近的军官立刻一跃而起，从哨兵手中抢来那只还在瑟瑟发抖的信鸟，果不其然，信鸟脚上的纸张是童话王国的特制品。她张开信件，信中的内容同时通过心灵感应传递给了在场的所有人。

“敬启：中央军反击计划已经制订，代号“天光”，计划摘要如下……”

安可制订的反击计划太过不加遮掩，如果她下定决心要把天骑卫队藏到最后，那么东、西方面军的合作意愿就不容乐观。指挥部可能没有意识到，安可的风评在联合远征军之外并不好，她对奥克斯薇过于“忠诚”了。

在信的最后，安可还提出了希望第四集团军在莱比锡河沿岸开辟一片新战场的想法，不过她也意识到了这个方案的困难，只是说“请尽力而为”。

“说什么尽力而为，我们现在连这该死的雾都消不掉！”

「艾希塔尔」师的师长莉莉娅恼怒地一拳打向墙壁。她手上攥着刚刚由侦查部队、雷达部队、通讯部队、随军学者四方共同给出的研究报告。报告的结论非常简短，以第四集团军的能力远远无法消除这片能阻碍三分之二的魔力波、红外、紫外甚至马上也要阻断可见光波段的迷雾。

“莱比锡河必须放弃，”学者代表罗蕾莱向艾希塔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撤出这里，然后呼叫空中支援彻底轰炸这片区域。”

“不行，莱比锡河决不能放弃。”主战派的亚里亚立刻否定了作为保守派代表的罗蕾莱。

“第四集团军的任务就是守住莱比锡河防线，更何况是在天光计划的执行期间，防线上的任何漏洞都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然而学者们也有着不得不撤退的理由——这片迷雾正在产生变化，等到连可见光都被完全阻断的时候，第四集团军就真的成了砧板上的普拉果。

“既然失败是必然的，不如现在立刻撤退，保存有生力量。”

在听到“失败”这个词的瞬间，「艾希塔尔」师师长暴怒地掀起了学者的领子怒吼道。

“混账！「艾希塔尔」师从未失败过，过去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指挥部里一片骚乱，主战派和保守派都举起了自己的武器准备现场开练，这也算是艾希塔尔军的特色了，只要不用重火力，也没人愿意去阻止。希兹特维克忧虑地看着眼前泾渭分明的派系划分，依照他的理解，这几乎必然会导致军队的分裂。然而艾希塔尔却只是示意他看着就好。

“喂！那边只会躲在魔盾后面开枪的胆小鬼，连探头都不敢的话还是趁早回被窝里躲着吧！”

“哈哈哈哈哈……”

“呦，连近身都做不到的野蛮人真是好大的口气，有本事你们过来啊！”

面对主战派的挑衅，保守派立刻开枪回应，更猛烈的弹雨朝着对方倾斜而去。

“新世代的小丫头还敢在这里班门弄斧！”

莉莉娅看准空隙掷出了自己的战斧，绕过魔盾正中罗蕾莱的防护壁。魔力音爆瞬间震飞了周围的家具，防御术式的警告声在室内此起彼伏，疯狂作响。

“出局！”（莉莉娅）

“老太婆别小看了我啊！给我回击！”（罗蕾莱）

“你们的子弹就只有这点威力吗，是不是魔力不够了啊！”（亚里亚）

“（粗口）反器材步枪呢！给我朝着她那张嘴打！”（罗蕾莱）

几分钟后，指挥部里已是一片狼藉，除了艾希塔尔正坐着的位置之外，没有一处地面和墙壁是完好的。罗蕾莱甚至趁着众人不注意丢了一颗燃烧弹，幸好常见的防御术式里也有防止火焰蔓延的部分在，最后只是烧掉了一些无用的文件。

“到此为止。”

待到部下们发泄完了这几日的郁闷后，艾希塔尔适时地中止了两派的争斗。

“罗蕾莱，关于这片迷雾的成因分析有结果了吗？”

刚刚结束“运动”后的罗蕾莱一边擦着汗回答了艾希塔尔的问题。

“是，通过对这片雾的魔理学分析，其特征暂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天灾魔法，是新型天灾的可能性极大，我们暂将其命名为‘雾’。”

自己是不是太久不运动了？意识到自己缺乏锻炼的罗蕾莱一扫略有些烧焦的刘海，提前猜出了艾希塔尔的下一个问题。

“如果要破解这片雾，仅凭第四集团军目前的设备和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眼前的形势也容不得我们慢慢研究了。艾希塔尔大人，继续留在这里只是徒增伤亡而已。”

艾希塔尔不置可否。

“艾希塔尔大人，莱比锡河易守难攻，如果丢了这里，再想夺回来可就要付出更大的伤亡，更何况这里还是连接西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的交通要冲。”

亚里亚急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手下的第二远征军已经为这条河折损了数百人，岂有说退就退的道理。

“莉莉娅，你的看法呢？”

“即使我们退了，雾也不会消散。这片雾只会随着我们的退却继续侵蚀中央军的战线，既然如此，不如就在这里挡住它们。身为艾丝提娅大人子民的我们天生就具备和这片雾对抗的能力。”

基于血脉而非魔法的心灵感应能力是暗夜眷属与其他人类种族最大的不同。哪怕魔力波以及电磁波的全频段都被干扰，她们这份与生俱来的能力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莉莉娅坚持固守莱比锡河的底气就来源于此。

可惜，对于这一点，有人有着不同的想法。

“我们的心灵感应随距离成指数级衰减，如此受限的能力怎么能支撑起一整个集团军的指挥调度。比如，你现在还能跟你的部下联系上吗，莉莉娅？”

“阿珐拉，有意见你就直说，进还是退，别浪费时间。”

“不进也不退。”阿珐拉推了推眼镜，镜片折射出自信的光芒，“游击战术才是当下的破解之道。”

还没等艾希塔尔有什么反应，亚里亚就首先发出了嘲笑。

“阿珐拉，你是不是在指挥学院里学傻了，打游击战和把莱比锡河拱手让人有什么区别？再帮你复习一下，游击战是为了消耗敌人，但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要保护中央军的侧翼，同时避免中、西方面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白痴，谁说要在我方阵地打游击了，要打就要在天灾的地盘上打。将部队分成小股进行渗透，运气好的话还能把造雾的天灾干掉。”

“好啊，看来我们的阿珐拉大人是能凭空变出一支打游击的队伍了，就是不知道现在这支部队在哪儿呢，不会是梦里吧？”

指挥部里响起了零星的笑声，保守派和主战派难得的达成了一次共识——游击战不切实际。

然而，阿珐拉依然没有放弃她的观点，她大声主张道：“只要将第五远征军派向前线，我们就一定能找出那些雾的源头！”

笑声戛然而止，一段时间的沉默过后，莉莉娅一言不发地走到了阿珐拉面前，然后一拳打向了她的脸。虽然因为有防护壁的保护所以不会受伤，但无法被消除的强大作用力依旧将阿珐拉击飞了出去。

罗蕾莱见状想要抓住莉莉娅的胳膊，却被她一把甩开。

“莉莉娅！”

“罗蕾莱，别阻止我。”

阿珐拉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莉莉娅狠狠按在了墙上。

“阿珐拉，你应该知道第五远征军都还是一群孩子吧？她们可是听了你的号召来参军的，然后你就要让她们去送死？！”

“我也会陪着她们一起去死的，不劳您费心。”

“这是你应该的。”

莉莉娅放开了阿珐拉，随后转过身来宣布：“阿珐拉的提案由我直接否决，还有人有异议吗？”

在第四集团军，莉莉娅的地位仅次于艾希塔尔，如果有人能推翻莉莉娅的决定，那就只有——

“艾希塔尔大人，在你们眼中，我们可能确实还是一群孩子。但我们同时也是光荣的暗夜王国军，我们不需要被保护！请允许我们为艾丝提娅大人而战！！”

阿珐拉颤抖着握紧了拳头，她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艾希塔尔的身上，然而艾希塔尔并未如她所愿那般表态支持，她又看向了其他人，对于将孩子送上战场这件事，无论在军事上多么正确都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对于暗夜王国的人们来说。

“既然没有异议，那么——”

“罗蕾莱，‘雾’的魔力波形你们能分析出来吗？”

“等等，艾希塔尔大人？！”

“阿珐拉，第五远征军有几成把握找到并杀死‘雾’？”

“艾希塔尔大人！！”

“肃静！肃静！莉莉娅将军，请您退后！！”

希兹特维克尽力想要维持秩序，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现场所有人都被莉莉娅的气场压了过去，她一步一步走到艾希塔尔面前，压低声音像是劝告也像是请求般地说道。

“原则上，童子军只能作为后勤人员以及最后的预备队被派上战场。”

“她们已经成年了，而且也已经接受过了完整的军事训练。”

“暗夜王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您不会不知道，这事关您的名誉。”

“胜利比名誉更重要，莉莉娅。至于星塔那边，我会亲自去解释。”

“可是……”

“莉莉娅，服从命令！”

“是。”

莉莉娅带着苦涩的表情退后了两步，罗蕾莱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无奈地摇了摇头。

莱比锡河沿岸的可见度在几日内迅速下降，所见之处尽是一片灰白。

“刚刚还没有这么暗啊。”

雾中的寒意让阿珐拉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珍惜现在吧，很快连这些光也都会消失的。”

亚里亚沉重地看着河畔的方向，那里原本应该存在着什么，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出发吧，时间紧迫。”

阿珐拉点点头，向昔日的同窗做出了最后的道别。

“守好这里，我们还会回来的。”

“祝好运。”

“愿星与夜庇护祂的子民。”

阿珐拉一挥纯白色的斗篷，背身走向那片雾，身影渐渐消失。

黑夜到来了，但却不是庇佑着她们的那片黑夜。

“第二远征军全灭了。”

指挥部里只剩下艾希塔尔与希兹特维克两人，此刻前线的战报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莱比锡河还没有沦陷，只要有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随军学者已经撤离，第五远征军拼死带回的情报佐证了她们的观点，“雾级”——那并不是某一只天灾的名字，而是一个种群的名字——唯一的活体样本将在后方得到充分的研究，未来，“雾”将不再是人类联军的威胁。

“艾希塔尔大人，后方来信！”

一个灰头土脸的通讯兵挥舞着信件冲入了指挥部，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

艾希塔尔感到很奇怪，如果说前些天还能使用信鸟送信，那这一次安可又用

了什么方法穿过了“雾”。

“报告，这些信是分别装在空心铁球里从天上掉下来的，铁球里还有一些物资，您看！”

通讯兵兴冲冲地向艾希塔尔展示了她的“战果”，那些少得可怜的魔力结晶上沾满了鲜血。注意到这一点的通讯兵急忙把手缩了回去，略有些尴尬地说道：“那个……我们已经……只剩下几门防空炮了，制空权已经没有希望了……”

希兹特维克拼命抑制住自己正在颤抖的手，郑重地从通讯兵手上接过了信件。

“你叫什么名字？”

“莉莉！我的名字是莉莉！”

“谢谢你，莉莉。”

通讯兵开心地向艾希塔尔和希兹特维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希兹特维克注意到，那只手上已是血痕累累。

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通讯兵随即转身奔向了战场。

从刚才开始，艾希塔尔就没有任何的动作，她拒绝了递来的信件，希兹特维克只好代为阅读。

“天光行动取得大捷……第四集团军即刻撤离莱比锡河，空中支援马上就到……艾希塔尔大人，我们可以撤退了！”

希兹特维克喜形于色，然而艾希塔尔的表情却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艾希塔尔大人，您不高兴吗？我们胜利了！我们守住了莱比锡河！接下来只要撤退到河对岸，就能让天骑卫队清空这片地区的天灾了！……艾希塔尔大人？”

“希维，天灾的总攻已经开始了，这是它们的殊死一战，我们已经无法撤退了。”

艾希塔尔平静地说道。炮火声愈发清晰，它们已经逼近了指挥部，最辉煌的「星冠」、「星塔最后的守护者」会为世界尽头的无星之夜刻下来自星夜的怒火。

十字圣剑已出鞘。

……

安可已经顾不上什么主将的威严，在黑雾消散的第一刻，她就两只手抓着通讯器疯狂怒吼道：

“合围！合围！！谁敢给我放走一只天灾，军法伺候！！！”

「终约」护送着安可一直来到了莱比锡河的西岸，在这里已经能隐约看到对岸的临时码头和防空阵地，但在目力可及的范围里，没有一个人类的存在。

“回讯、回讯啊，艾希塔尔！！！”

通讯器对面只传来了无人应答的“嘟嘟”声……

EX. 我最敬爱的人

我的名字是安可，隶属于「天灾对策协议」下的「终约天骑卫队」，并担任指挥官一职。

你可能并没有听过我的名字，也不记得了还有一支名为「终约」的队伍，但你一定听说过我所侍奉的主君——“格林莱夫特之盾”或者“英雄”的大名。

我和主君的第一次相遇并没有故事中描绘的那么美好。那时的我身着破破烂烂的军装，浑身上下沾满了血和泥，还有一股难闻的被烧焦的味道。

我不知道那上面有没有我的血，我没有把握。但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我在我的同伴们被切成肉块、被烧成焦炭压成肉泥的瞬间就选择了逃跑。没错，我根本就没有举起过武器，甚至连那根陪伴了我十年的法杖也被我丢在了原地。那时，我的整个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逃、快逃、快点逃离那个地狱！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不断地在我的背后响起，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小孩的……熟悉的声音、不熟悉的声音……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我知道他们的痛苦现在才是开始，“它们”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来虐杀手中的猎物，像是取乐一般聆听那些悲鸣。我不想落得那样的下场，所以我才不会去管那些哀嚎着想要抓着我不放的家伙们。我用唯一还剩下的匕首逼退了他们，很可笑对吧，本来应当守护人民的士兵却把武器对准了手无寸铁的一般市民。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想要活下去。

我躲进了一间教会，或许当时的我依然在希望着神迹能够降临。真是可悲啊，明明刚才才背弃自己的职责，现在却还在恬不知耻地祈祷神来救自己。

刺耳的叫声与哀嚎声逐渐远去，是那群怪物被赶走了吗，还是这周围已经没有他们的猎物了？我努力回想着，一遍又一遍复诵着不知是哪里的祷文，只有这样我才能勉强维持着正常的精神。

我悄悄把头探出教会的断墙，四处张望着。周围已经没有了怪物，也没有了人类。我努力地不去让地面上的那些尸体进入自己的视野，像是在寻找慰藉一般搜索着可能还活着的人。

就在这时，我和“它们”对上了眼睛。

它们并没有离开，而是选择躲在了暗处，等待那些幸存者自投罗网。为此，

它们甚至隐藏了自己的气息。它们不是单纯的野兽，而是更加具有智慧的“怪物”。我直到这时才明白这一点。

很快，我就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了。

隐匿了身影的怪物们从黑暗中出现，可能有几只，几十只？我被巨大的恐惧钉在原地一动不动，全然忘记了逃跑。但反正逃跑也会被杀，与其以那种悲惨的方式死去，还不如由我自己来给自己一个痛快。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了。

我举起匕首，让刀刃紧贴在我的颈动脉上，冰冷的魔石让我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我还不死，我还不死！！！我的内心如此悲鸣着，但我已经无处可逃了。

我仿佛能看见那群怪物们露出的笑容，或许在它们眼中，我的这副可怜模样正好可以当做之后娱乐的开胃菜。我如此深深地陷入了绝望，用力压下了刀锋——

“敌我识别！狙击术式，放！！！”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仅有三百余米每秒。在我发觉眼前的怪物已成了一具没有头的尸体时，我才听到了那给我带来救赎之人的声音。

于我面前的怪物被一个接一个地击穿，尽管没有第一击那么夸张，却也确实命中了要害。剩余的怪物顿时陷入了狂暴，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冲去，全然不顾还留在原地的我。

“还愣着干嘛，快到这儿来！”

一个小个子的男孩突然在我背后出现，又猛得把我一把拽走。这是要去哪儿？刚刚又是怎么回事？我被突如其来的现状弄昏了头脑，无法思考，无法理解。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活下来了。

我一边奔跑着，一边回头望向怪物们冲去的地方。在那里，一个鲜红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夺走了我所有的目光。

“那是谁？”

全然不顾自己还在逃跑的过程中，我向着眼前的男孩子问到。

“那是我们的老大，你很快就能见到的。”

等我们抵达不远处被隐藏的传送法阵时，远处的战斗已经一边倒地结束了。

.....

“戴维，去检查一下教会的结界还能不能用……坏了的话就赶快去修！”

“米兰达，扩大搜索范围。先去十一到十三街区，那边有上面吩咐的重要人物。但要是一时半会‘找不到’的话，可以允许你们先去救助其他的幸存者。”

“凯尔，刚刚的女孩怎么样了——啊，看起来状态良好。那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认识她，虽然只有过一面之缘，但我还记得她。她是国王与王后陛下唯一的女儿——公主殿下身边的大红人。几年前，她曾经和公主一起访问过军队，而那时我才只是个刚刚进入军队不久的新兵。

但说实在的，当时的我相当讨厌她。虽然她看起来是挺强的，但能当上公主的贴身护卫一定是靠着自家的家世背景，能讨公主的欢心正说明了她是个阿谀奉承的小人。听说她还被公主封了爵，这更加印证了我自己的看法。

普通的士兵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王族的骑士，更不用说没有战功就被封赏了。这种贵族社会的家家酒就让他们自己去玩儿好了，我极力想要远离这些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

我完全不想和她有所交集，即使公主来访也躲在末尾，可以说当时的我就是如此的厌恶她。尤其是她站在公主旁边，一脸看似“我能理解”的表情，更给我心里的无名火浇了一把油。

像你们这种锦衣玉食的贵族怎么可能理解我们平民的生活！我在心中如此怒吼着。但在表面上我依然还是只能陪着笑脸，因为公主就在旁边。公主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至少不能伤公主的心。我相信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的童年是在王都的孤儿院里度过的，那里也曾蒙受公主殿下的资助。据说我刚一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在了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幸好有周围的居民发现了我，我才得以侥幸捡回一条命。尽管别人都在说我成长在了一座多么伟大的城市，但外面的世界和孤儿院里的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终直到成年，我也没有被任何一户人家收养。这对我来说是幸运的，毕竟谁能保证我不会再被抛弃一次。

为了生存，我选择了参军。此后又因为素质优秀被编入了号称精锐的221师团。正当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的时候，我被派往了这个小镇进行所谓的“魔力暴走化野兽群镇压”。

初出茅庐的我们意气风发，但到了现场，我们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野兽，而是彻头彻尾的怪物！我们的部队几乎在顷刻间崩溃，无论是从魔力的规模与质量来说都相差悬殊，丝毫没有取胜的可能。

与我一起朝夕相处的同伴们就在我的眼前一个个死去。被巨大的阴影笼罩的我连法杖都无法举起，转身选择了逃跑。

过往的一幕幕在我脑中闪回，接近死亡的恐惧与抛弃了同伴的罪恶感交替占据着我的内心。周围人看向这里的目光也像是在责备我一样，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了……

我究竟是不是要和他们一起死在那里才对？

我就这样在众人的面前放声大哭，什么都不顾的哭泣着，放弃了一切般哭泣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哭，又是因为什么而哭，我只知道自己正在哭泣，不停地哭泣。

于是一张洁白的手帕被递到了我的手上。我不知所措地抬起头来，脸上一塌糊涂。虽然很羞耻，但这确实是我与主君的第一次相遇。那时的我只是一个逃兵，而主君还没有被人们称呼为英雄。

她对我说：“想要寻死什么的，能说出这种话也是只有活着的人才有的幸运。

“你忘记了吗，‘遇到打不赢的敌人就要想办法活下去’，这可是你们进入军队的第一堂课。所以你这么做并没有错哦。”

我稍微有一点意外。因为我在原部队所认识的贵族长官们，都是一群只会叫嚣着让士兵送死的家伙们。而我也一直是把她认定成是那样的。

但很快我就反应过来，她这是把我当成了已覆灭部队的残兵。

我不敢告诉她我其实是逃兵的事实，因为我怕自己一旦这样做，她对我的这份温柔就会在转瞬间消失。他们究竟会怎样对待一个逃兵？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已经没有办法承受更多的恐怖了。就像落入水中将要溺死的人一样，我死死地抓住这份温柔不放。

“好了好了，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这并不是应该对一名士兵说的话，我的教官只会冲着我大吼“我们不需要懦弱的家伙”，然后继续赶我起来战斗。即使如此，如果教官还在这里的话，我或许能再鼓起勇气也说不定。

“士兵，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安可。”

“好的，是叫安可吗，真是个可爱的名字，和你很搭哦。”

“谢…谢谢。”

“那么安可，就如你所见，我们现在人手严重不足，你愿不愿意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呢？”

“……”

我知道，作为士兵，我现在的回答只能有一个。但是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狱里去了！人类的残肢和内脏横飞的场面我已经看够了，而且我更不想成为那些肉块其中的一员。

“好吧，我知道了。”

我的沉默已经代表了我的回答。接下来，他们恐怕会继续向城镇的中央突进吧，但那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刚刚把我从怪物群中救出的少年就坐在我的身旁，好像是叫做凯尔来着？看起来比我还小，但却比我勇敢的多。

我心想着也许能说服他和我一起逃跑，所以去和他搭话。毕竟以这个人数去和那群怪物战斗实在是太过有勇无谋，我想即使能救下一个人来也好。

“呐，你是叫凯尔吗？”

“嗯，没错，我就是这支队伍里第二强大的凯尔！”

“不是最强而是第二强吗？”

“因为最强的人肯定是我们的老大啊！”

看起来他十分敬仰那位被他称作“老大”的人。虽然不能肯定，但那个“老大”恐怕就是刚刚的那位——呃，公主身旁的大红人。

我完全不记得她的名字，只隐隐约约记得好像是三个或者是四个音节。我又不能做出在对方自我介绍完之后，就紧接着询问对方名字的无礼行为。所以我也只能顺着凯尔的话往下说。

“凯尔，你觉得你们和那群怪物战斗能赢吗？”

“这不是当然的吗！你没看到刚刚老大的那一击吗，一下子就把那只怪物的头击飞了，这还仅仅是老大十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一的力量啊！”

“可是……”

“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没有见过我们老大战斗的样子才会这么说的。没问题，只要你接下来跟着我们，就肯定能看到！”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凯尔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那是他真正信任着“老大”的象征。我能看见凯尔的眼中闪烁的光芒，那是我未曾拥有过的光，令我羡慕无比。

我想要知道那份光芒从何而来，又是为何存在于他们每一个人的眼中。我循着光芒所指引的方向看去，发现它们全都汇聚在了同一个身影之上。

我握紧手上的手帕，颤抖着站起身来。

“请问——”怯懦无比的我的声音自动从我的嘴角流出，“我能去拿回我的武器吗？”

尽管声音小到连我自己都几乎听不见，但她还是转过身来，朝我露出了微笑。

“戴维——去把之前收集的遗物都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哪个是她的——别忘了是法杖，不要拿错了。”

……

她——也是未来我将追随一生的主君，我现在就站在她的面前。

她注视着我，而我也鼓足勇气迎上了她的目光。

“不要后悔，也不要有怨言，因为我们是司掌守护的盾牌，只能为守护自己的珍视之物而死。那么，你已经找到值得为之而死的存在了吗？”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

“是！”

我已经决定好了，不是为了国家，也不是为了人民，我要为了你，为了我所最敬爱的你而战斗。就如飞蛾扑火一般，我追寻着我眼中的光芒抵达了这里。

……

“报告，第三、第四航空中队失联！”

“队长，是第三只「末日」的反应，它正朝着我们这边来！”

“灾害范围正在扩大，庇佑失效了！”

“前方部队来电，请指示！”

……

我回想起我在那一天所复诵的祷文了，“我将给予你们每个人追逐光芒的可能。”

对于我来说，您就是我唯一的光。虽然我跟在您的身边只有区区几年的时间，但您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全部。

我愿意为您而死，却不想看到您绝望的模样。英雄是不会流泪的，不是吗？无论经历过多少次的挫折，您最终都能带领我们走向胜利，所以这一次……这一次也请您继续带领我们……

“安可，你给我清醒一点！！！”

“戴维……”

“请叫我戴维德里克——不对，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现在拥有代理指挥权的人是你，还不赶快给我清醒过来！”

“你想让大人她失望吗！！！”

我顿时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环顾四周，大家都在等待着我的命令。

我又看向了自己的主君——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光芒，失去了自己的守护之物。现在的她只剩下了一具空壳，已经无法再战斗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意料之外的，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所有人，放弃王都，准备撤退！”

“传讯给本战区的各军团，抛弃所有辎重，封存文件，即刻转移！”

“通知最高指挥部，本战区已沦陷，极东联军交由她们调度。”

“那我们怎么办？”

“所有天骑卫队转进至利贝尔王国第一防线，艾丝提娅大人正在那里整军，我们就在那儿集合！”

“可利贝尔传讯说，他们那边已经无法再支持更多的部队入驻了！”

“那就让他们再去想办法！人鱼那边不是新给了一批物资吗，把那批物资划给我们！”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没有天骑卫队当年他们连第一防线都守不下来，用这点让那群利贝尔人给我闭嘴！”

……

请振作起来，我的主君，您是我们唯一的光芒，也是最后的希望。而在您重新振作起来之前，我会履行我所许下的誓言，为守护您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场全员，开始回收尸体与高阶魔导具。

“通知米兰达，先锋由她的「天鹰」担任，护送的任务就交给戴维。”

“「辉光」定会将大人完好无损的送达目的地。”

“别逗乐了，断后的任务就交给我们「终约」。所有人——！”

“““是！！！””””

“准备出击！”

[安可，1370 年 12 月 17 日记]

[记录在此中断]

[■■■■天灾战争纪念馆于战后 70 年受赠]

[赠予人：不详]

终章·「荣光卫盾」

天灾侵袭之际，集合了各国义勇之士的第二支“英雄之军”开启了他们的征程。继承了英雄之名的这支部队有着不输前代的信念与勇气。但略显稚嫩的这支新军还有着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不过天灾并不会留给他们准备的时间，所有人都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成长、蜕变。而他们究竟能否击败天灾，夺回属于人类的世界——一切犹未可知。

奥克斯薇预感到，或许与天灾决战的那一刻就要到来了。

在世界的遥远北方的尽头，奥克斯薇旗下的部队正在做战前的最后准备。这次远征的目标，正是前代英雄普洛米亚的陨落之地。

多年以前，联合远征军曾为了消除“世界的扭曲”开赴世界尽头，此后便不知所踪。

而依据星辰的大占卜师所言，前代英雄普洛米亚在当年所要讨伐的，正是如今被称为天灾的存在，而且是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末日级”。

这只由普洛米亚用生命封印的怪物，本应在魔力流尽后消失，但此刻的它却不知为何格外活跃，甚至一度恢复力量，释放出前所未有的魔力波动。

为了彻底消灭这份威胁，奥克斯薇主动请缨，同时她也希望能以此告慰师傅的牺牲，为未来可能的决战时刻争取到哪怕一丝的先机。

“报告，安可多涅夫学院特使来访！”

还没等到奥克斯薇的回答，一群学者装束的人就闯进了奥克斯薇的临时住所。门外，卫兵一脸歉意地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

这并不能怪卫兵失职，来者的身份并不仅仅是特使，他们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天灾研究领域中的权威，领头的伊诺维奇与缇希琳娜甚至是下任院长的预定候选人。

面对德高望重的学者，卫兵无法对他们使用暴力。

而这些人来到前线自然也不会是打个招呼就走，奥克斯薇很清楚他们的目的。

类似的纠缠从军队启程时就开始了。为了能获得末日级天灾的第一手数据，这群学者甚至不惜自己招募雇佣军也要追上奥克斯薇的队伍。

为了应对这些在字面意义上追到世界尽头的研究狂们，奥克斯薇感到了深深

的疲惫。

“奥克斯薇大人，今天我们……”

“卫兵，送客。”

“等、请等一下！我们这次还带来了新武器的试验品作为礼物！”

“武器留下，人可以走了。”

“欸？不对不对，奥克斯薇大人，请听我们说完！”

少有战斗经验的学者们自然无法摆脱身经百战的卫兵，最终只有伊诺维奇和缇希琳娜两人在奥克斯薇的授意下留在了室内，其他人都被请出了门外。

“奥克斯薇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总算安静下来以后，领头的两位学者不由分说地向奥克斯薇发出了抗议。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公主」们刚刚同意了安可多涅夫学院的调查请求，奥克斯薇当然也知道这群学者已经有了正当理由加入远征。

不过这并不能成为他们闯进来的理由，指挥官们的临时住所是毫无疑问的私人领地，奥克斯薇有权把自己不喜欢的人赶出去。

“学者们，请注意这里是我的私人住所，不是指挥所。不加询问地闯入一位少女的寝室难道是恰当的行为吗，嗯？”

在强迫他们好好反省过之后，奥克斯薇唤来传令兵，命令部队即刻启程。

这是在昨夜的作战会议上就已经决定的事项，如果要对天灾进行观测，部队就必须提前到达预定地点。

“希望你们的研究真的有如此大的价值。”

想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突然添加的变数，奥克斯薇已经无力再去关注其他的事情。学者们的问题就交给他们自己吧，现在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朝着胜利和更少的牺牲前进。

航空队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笔直的魔力轨迹，随之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爆鸣声。

奥克斯薇走到室外，用魔法强化视力，然而在他们即将前进的方向上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不安。

奥克斯薇相信自己师傅的封印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但聚集在遥远天际的邪恶魔力却在反驳着这一切。

“无论如何，我都会把天灾彻底消灭。”

奥克斯薇喃喃自语。

“报告，「终约」传讯，希望请奥克斯薇大人移步至指挥所。”

“紧急事态？”

“不，安可大人表示她可以等到您用餐过后再商讨。”

“战场上没有可以耽搁的事情，我们先去指挥所，让后勤把饮食送过去。”

“是！”传令兵立正敬礼，又急匆匆地离开了众人的视野。

后世有坊间传闻，童话王国的安可元帅曾在战争中对前英雄奥克斯薇暗生情愫，常假借公务之名私会。虽然这些谣言无一不是空穴来风，但安可元帅对此的含糊其辞反而使这一传闻愈传愈广，成为了无数午间剧场的绝佳素材。

而如果此时的奥克斯薇知道未来会有这样一个传闻将导致她陷入无休无止的修罗场之中，那么她一定会在自己还能阻止这一切的时候把这则传闻斩草除根。

不过无论如何不会改变的一个事实是，安可在战争中从始至终恪尽职守，所有与她共事过的人都表示她不会因一己私欲而做出影响战局的事情，谣言始终是谣言。

在指挥所，安可一边处理公务一边向刚刚抵达的奥克斯薇一行人露出笑容。

尽管敌人就在眼前，安可的身上却看不到任何紧张感，她的这份悠哉就是在这场所有士兵的强心剂，指挥所由此得以脱离战场上的沉重气息。

“说明情况，安可，出什么问题了吗？”

“是的，我们的斥候似乎找到目标地点发生‘情报阻碍’的原因了，可能是「永恒领域」。”

“涵盖半个尽头的「永恒领域」？”

“具体还不清楚，我已经派出航空队去调查了，应该很快就能知晓。”

一支庞大军队的行动总是比人们想象的要迟缓得多，无论是多么训练有素的军队都是如此。尤其是为了远征而集结的这支部队，配备了极巨量的物资与运输队，他们的行进速度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移动上限。

“距离到达预定的一号观测地还有十小时，我们必须在那之前解决‘情报阻碍’的问题。”

“没问题的，奥克斯薇大人，请相信我们的航空队。他们是这个世界最优秀

的航空兵与魔导士，一定能不负众望带回我们所需的情报。”

“「永恒领域」……这也是封印的一部分吗。”

奥克斯薇清楚，仅凭师傅的联合远征军无法设下如此辽阔的「永恒领域」，即使能够建构起「永恒领域」的框架，也没有能填充其中的充足的魔力。

那么，这是英雄普洛米亚的创造？

即使有着裁断之神枪，奥克斯薇也不觉得能够成功。魔力不足是几乎无解的问题。

为此感到头痛的奥克斯薇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储量不如那些专业的学者，毕竟她在皇家学院主修的是指挥，不是魔理。

于是，奥克斯薇想到了最适合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随军学者，尤其是那些不怕死的研究狂。

安可多涅夫学院在魔理上的研究无人可出其右，至于密尔斯学院的那些武器狂肯定也乐于去冒险。如何解除「永恒领域」的“情报阻碍”就交给他们去研究吧，奥克斯薇如此选择了把工作扔给别人。

然而就在召集学者们的这段时间里，既定的命运却偏离了它的轨迹，并在未知力量的驱使下迅速陷入不可预知的混沌。

伴随着航空队传回的紧急警报，在所有人都没能预料到的这一时刻，人类历史上所面对的最为恐怖、最为强大的敌人——「末日」降临了。

永恒的白昼之地于刹那间失去了一切色彩，所余下的只有真正的、吞噬一切光芒的虚无。

这是万物终末的序曲，生命凋零的前奏。「末日」是一切天灾的本源，存在本身即是不被容许的扭曲。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生命的本能在警告着他们立刻远离那无法名状的可怖气息。

被天灾侵染的土地不再会有任何生命降生，魔力也不再留存。此刻，「末日」仿佛成为了世界的中心，驱使着一切神明的造物向其汇聚。

无法被抑制的恐慌在军队之中蔓延开来，精神脆弱之人首先在「末日」的面前崩溃。

绝望感笼罩在每一个士兵身上，他们的身体仿佛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被

无形的丝线所操控，无助地等待着死亡。

“宣告。”

一道平静的声音响彻整片土地。

“逾越天权者——诺尔蒂娅希纳茵斯，我许诺，将集艾诗缇席珞尔利维塔之光，铸星灯以呈献。”

面对突如其来的异变，奥克斯薇是最先做出反应的人。在意识到这是「末日」的诡计之后，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就使用了保存至今的神器。

不可逾越之光自战场一角升起，顷刻间驱散了天灾的气息，被夺走的魔力又重新回到了人类一方。天灾刺耳的尖啸声仿佛在显示着它的愤怒与不甘。

「逆流之盾」，与「裁断之神枪」一同作为司命女神的神器，拥有夺取、凝聚魔力与生命力的法则之上的力量。而奥克斯薇是唯一能够使用、抑制「逆流之盾」却不受其负面影响的人。

只不过，没能得到女神的认可的奥克斯薇，如今必须要付出借用这份神力的代价。

“全军，佩戴净化护符，结界展开！”

在迟疑了一瞬之后，安可也立刻回过神来，下令启用精神干扰对策。短暂的混乱过后，人们才知道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

隐藏在「永恒领域」内的被封印的天灾，意图利用初见「末日」时人们的恐惧感夺取魔力。只是在漫长的封印过后，它最后的负隅顽抗只有区区幻象的水平，仅有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看来，它们也不会坐以待毙。”

安可注意到了远方开始显露身形的另一只「末日」，它的出现无疑是在计划之外。

“奥克斯薇大人、安可大人，为避免遭到夹击，我建议部队应当先回避，在世界的尽头之外迎击天灾。”

一位参谋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个方案，安可不予置否。

如果现在撤出，军队受到的损害一定会大大降低。毕竟就连前代英雄普洛米亚和她的联合远征军也是在有神器加成的情况下才击败了一只「末日」。

只是如果让「末日」逃出世界的尽头，而他们又没能拦住它和它的天灾军团

的话，一只末日级天灾造成的损害将不可估量。

安可再度看向了自己的主君，将一切交由她来定夺，但同时她也注意到传说中司命女神的神器正发出不详的光芒。

“我们就在这里拦住它。”

奥克斯薇的声音似乎没有了往日的气势，她拼命想要掩饰这一点，却没能成功。

回想起刚刚从那面盾牌中迸发的光芒，尽管记忆有些模糊，但安可猜测奥克斯薇是在操纵神器的过程中消耗了过多的魔力。

——神不会伤害祂的子民，这个世界的人们如此相信。

安可决定，等到战争结束，就要立刻替主君向公主殿下申请一段长假来修养。不过现在她必须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战场上，为实现主君的期望而行动。

不知不觉中，「逆流之盾」淡出了众人的视野，没有人再去关注那道不详的光芒究竟意味着什么。

奥克斯薇从未去想过自己的未来。一直以来，她都是在为别人的愿望而行动。

世人皆称赞她的高洁与强大，因为这是师傅对她的期冀；她统率部队，守护国家，这则是她所爱着的公主的愿望；天灾降临之际，她继承了英雄之名，是因为千万人民的呼声如此……

奥克斯薇习惯了去回应他人的愿望，同时她也并不认为这是错的。她始终贯彻着自己的信念，与不公抗争，坚守正义，向弱者伸出援手。

她的存在即是对“守护”一词最好的注解，因此她成为了第一名被选中的「骑士」，也是唯一的神选骑士。

从拿起神器的那一刻起，奥克斯薇就知道了以凡人之躯逾越神理的代价。人类是不被允许使用神力的，除非是在命定之死的那一刻才可能得到一丝神明的怜悯。

不过她也并没有什么抱怨，她知晓了代价，然后接受，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奥克斯薇冷静地计算着自己还能使用几次盾牌的力量。过去，她已经向两位神明借取过力量，而如今的「逆流之盾」是第三次。

即使不去呼唤至高神的名讳，借用神力的机会也总共只有五次。自己现在还

剩有两次……不，只有一次机会了。

奥克斯薇相信即使自己不在了，安可、戴维、凯尔、米兰达他们也一定能将胜利继续下去。不过她还是希望能和所有人一起见证战争的结束、和平的到来。这是她少有的真正出自本心的愿望。

这是非常自私的愿望，奥克斯薇清楚，因为她的犹疑与退缩将导致不可避免的损害。会有多少人的生命因她的愿望而消逝？一比一千万，这是连小孩子都能明白的事情。

大地的颤动让奥克斯薇从刚刚的思绪中回过神来。这里是世界尽头的唯一通路，奥克斯薇率领的新军在天灾之前抵达了这里。

“绝不能让「末日」离开这里。”

视死如归的人类将在世界的尽头迎击无边无际的天灾军团，与在那之后的真正威胁——「末日」。无论胜败，这都将会是记入史册的一役。

安可正在对全军做最后动员。

“应召而来的勇士们啊，感谢你们与天骑卫队一同奔赴这必死之地。”

“这是我们从未面对过的强大敌人，即使是传说中的英雄也曾在此陨落。但在他们所争取的这段时间里，人类已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

“我无法对你们许诺更多的奖赏，但我承诺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被记住。在这里死去的所有人，都将在活下来的人心中永远存在下去。”

“所以，不要畏惧死亡，我们的死将带来更多人的生。与其在恐惧与悔恨中迎来最后的终末，不如在战斗中光荣地洒尽鲜血！”

“前进吧，让那些轻视人类的怪物感受来自人类的恐怖！”

“我们已没有退路！我们的身后即是人类世界最后的门扉。战士们，献出你们的生命，天灾绝无可能在此前进一步！”

“愿人类的荣光长存，诸神与我们同在！”

……

没有人记得那场战斗持续了几天几夜，苍白色的永昼磨损了所有人的时间感。

中央军结界与壁垒师团，以生命化作守护前线的苍穹结界，「末日」的每一次攻击都会夺走一位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结界术士，但远征军因此夺回了战场的主动权。在这里的死亡最为平静，他们无声无息倒下，只留下遍野的已没有生命

光辉留存的躯壳。

在西线，无畏穿梭于魔力乱流中的自动人偶兵团，肩负着联系战场的关键任务。高机动性的自动人偶就是通讯基站本身，而缺少掩体暴露在外的它们，也因此成为了天灾攻击的第一目标。与人类相同，心智单元被摧毁的它们也不再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最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东线的 25 号战区。「末日」意图在此切断东方面军与中央军的联系。即使失败也可以继续突入中央，夹击本阵。英勇的共和国第十七装甲师团奉命镇守此地，面对魔力量数倍于自身的敌人仍不落下风。三日三夜而无法在此前进一步的「末日」恼羞成怒，哪怕暂时远离正面战场也要亲手降下毁灭的光幕。在一瞬炫目的闪光过后，25 号战区的山脉被夷平、河流被蒸发、空气中布满毒素、污秽侵染每一寸土地。

也就是在这一刻，失去冷静的「末日」第一次露出了它的破绽。人类没有放过这一宝贵的机会，直属于奥克斯薇的天骑卫队将迎来他们最为辉煌的时刻。

十五日七时三分二十九秒，涤净万物的原子火焰自祝福地腾空而起，在那片有如一千个太阳的光芒中，「辉光」、「嫉心」、「虹」、「终约」、「冥音」各斩「末日」一触，「天鹰」断其双尾，「华亭」、「流月」取其首，「白狮」、「咒怨」、「圣树」、「绯樱」四分其躯，「央」净其源。

七时五分，中央军指挥部签署总攻令，九时，天灾全线溃败。

濒死之际，「末日」仍然在不停地挣扎。它停止了所有攻击，开始回收剩余的天灾以期望回复力量。它也曾尝试过再度夺取人类的魔力与生命，但依然在发挥作用的神器不会给它留下任何机会。

天灾溃败，人们高呼着英雄的名字，给予她无穷的赞誉与雷鸣般的喝彩。

奥克斯薇似乎终于接近了属于她的幸福。

如果这个故事能在这里结束的话。

战报：世界尽头敌我魔力耗损比 1.2:1

眼前，天骑卫队正在想办法打破「末日」的结界，给予它最后一击。这并没有什么困难的，「末日」已经失去了所有反击的力量，只要等它自己慢慢耗尽魔

力就可以了。

“工兵队，加紧重建与外界的通讯，我们需要尽速回报公主。全军在这段时间里就地休整，之后继续进军加固封印。”

安可没有因为一时的胜利就疏忽大意，因为与天灾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她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战后的各种收尾工作，另一边注意着濒死的「末日」和四散逃跑的天灾残余以防意外。

“看样子，这场战斗是我们的胜利呢。”

“是啊，总算能松一口气了。”

安可与奥克斯薇相视一笑，都难得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只是在这时，一则来自后方的联络打断了她们的休憩，并给在场的所有人带来了一个灾难般的消息。

“急讯，童话王国遭遇天灾入侵，王都即将沦陷！”

“东大陆与西大陆同时监测到了末日级天灾的魔力反应，是新的「末日」！”

不知是否是错觉，远处奄奄一息的「末日」发出了与人类相似的阴险的笑声。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个名叫奥克斯薇的人类将不再是它们的威胁。「逆流之盾」，唯一可以完全扼制天灾的神器现在已无人可以使用。

安可第一次慌了神，因为她知道王都沦陷意味着什么。童话王国的大部分兵力都被派遣到了西大陆支援利贝尔，本土几乎无兵可用，「末日」正是抓住了这个空隙。而一旦童话王国的王都沦陷，整个东大陆的形式就会瞬间逆转，人类所掌握的最丰沛的地脉节点将尽数落入敌手。

更何况，拥有净化之力的八位「公主」之一还在那里。安可知晓那位公主的性格，她一定会选择保卫王都到最后一刻，以让尽可能多的人逃生。

此时，童话王国的所有通讯频段都已经被乱流覆盖，奥克斯薇的部队只能从其它地方得到一些模糊的情报。不过不论是哪个地方的情报都令人不安，童话王国的王都沦陷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没有人知道镇守王都的公主情况如何。

现在必须要做出选择。是继续深入世界的尽头，还是立刻撤军与其他公主汇合，又或者是强行军驰援童话王国。

人类联军的最高指挥官——八位「公主」之中的七位，都没有在联络中下达自己的命令。

她们都尊重英雄的决定，并且也知道奥克斯薇会做出何种选择。

“最后再提醒你们一句，”「公主」之一说，“如果童话王国已经沦陷，那么你们所前往的地方可能就是天灾精心布置的陷阱。一定不要被感情蒙蔽了双眼，我们期待着你们的胜利归来。”

“准备转移。”奥克斯薇轻轻说道。

她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决然的背影已经诉说了一切。

而在她身后，是誓死效忠于她的天骑卫队，将与她共赴死亡。

常规部队的指挥权被交还给了「公主」们，安可拒绝了她们的挽留，坚定不移地作为天骑卫队的一员站在了自己的主君身旁。

“通路开启，转移引导就绪！”

“各地方军均已回讯，将保证各节点全域空间魔力稳定，传送许可！”

“已确认残余信号塔数量，数据传输正常、运行正常、数据回传发现异常，已转入离线模式！”

“路线规划完毕，地形数据已上传！”

“数据装载，验证通过，各部门确认无续传！”

“各单位注意，航空队即将净空，转移场内不得存在任何未注册魔导器具与魔力结晶，无关人员请迅速离场。”

“魔力填充完成，蓄能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

“最终确认，十、九、八、七……”

在这短短的几秒之中，奥克斯薇回忆了自己过往的人生。她从来不曾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但此时的她却无比希望自己也是无数普通人中的一员，度过平平无奇却也偶有意外的一生，那是成为英雄的她从未有过的幸福。

“……三、二、一！”

“奥克斯薇大人，祝您武运昌盛——”

十二个小时后，童话王国中央国境地区。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奥克斯薇几乎丧失了一切希望，明明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了，却依旧无法接近王都分毫。

天骑卫队所面对的，是纯粹以数量堆砌的暴力。如洪水般袭来的天灾军团，虽然无法伤及天骑卫队分毫，却能行之有效地将奥克斯薇一众阻挡在王都之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时间作战与奔袭整个大陆的疲惫开始逐渐削弱战士们的战斗力。他们一瓶接着一瓶喝下高浓度的回复药，并将可能因此导致的后遗症都抛在脑后。

奥克斯薇变得愈发焦躁，她能通过纹章感受到公主的净化之力正在慢慢衰弱下去，这意味着公主的生命危在旦夕，而她却对此无能为力。

奥克斯薇犹豫着是否要再次使用「逆流之盾」的力量，这是仅有的可以迅速突破天灾封锁的办法，但也是她最后一次可以借用神力的机会。

神力，来自神明的力量，神明所显示的奇迹。这是无数人类穷极一生也渴望得到的存在，无论是财富、名誉、美貌、智慧、才能、魔力，都只不过是神力可以实现的冰山一角。而其中最令人疯狂的便是传说中司命女神所许诺过的“永生”。

尽管如此，作为“消失的女神”、“禁忌的女神”，历史上有记载的能借用司命女神神力的也仅有寥寥几人。

奥克斯薇自然不曾在乎过什么所谓的“永生”，英雄的宿命注定是在一场辉煌壮丽的战斗中迎来最后的结局。可是，她没有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

她被允许的生命已经所剩不多，她还想看人类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到来，她还想再见一次自己所爱着的人们，她还记得那些约定……

奥克斯薇不曾想到自己原来也是如此脆弱、如此胆怯。或许，英雄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但是现状已经容不得她再继续犹豫下去了。

奥克斯薇举起了神器，准备开始吟诵秘文，但紧接着发生的一切打断了她的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所有天骑的动作都凝滞了一瞬，因为他们看到，自神话时代以来一直守护着童话王国王都的圣洁屏障消失了。这意味着王都内已经没有需要保护的人类了。

这是陷阱。

奥克斯薇明白了一切。

屏障早已消失，王都也早已沦陷，是「末日」一直在营造屏障还存在的假象，吸引着他们不停地消耗自己的力量。

真是可笑，自己竟然还天真地以为能迎来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世界尽头的那只「末日」发出嗤笑声时自己就该明白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正是由于自己的选择错失了唯一能拯救公主的机会。

奥克斯薇苦笑着，她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触手可及的幸福一次次地从她的指缝间溜走，每一次每一次都是因为自己的选择。

此时，她已经完全相信了那虚无缥缈的只存在于神言中的命运。

“命定之死，这就是使用神力的代价。”

……

“宣告。”

……自己就应该早点使用这份力量的。

“叛律者，臣服于诺尔蒂娅希纳茵斯之威怒。”

……英雄的力量只能为他人而用，否则必然遭到惩处。

“神罪，以逆流为相抵。”

……公主死了，这都是我的错。

“人罪，奉生命以代偿。”

……我会承担这份责任，作为“英雄”的最后。

……

天骑卫队依旧在与天灾鏖战，没有人注意到，一位未知的禁忌的不可诉说的至高存在已然降临。

祂用着最温柔的声音，在奥克斯薇的耳旁诉说着最为甜蜜诱惑的话语，一步步指引着她触碰世界最深的秘密。

【让我来帮助你】

【我可以实现你的所有愿望】

【只要你呼唤我】

【只要你接受我的全部】

【只要你能献出你的一切】

【我准许你】

【来吧，说出我的名字】

奥克斯薇的意识依旧在虚无之海中飘荡，但她的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发出了声音。

“缇则…安可丝……路塔纳斐莎。”

当最后一个音节落下，空间中响起了如齿轮卡壳一般的古怪声音，所有的人类、动物、魔兽，都因这突如其来的声响而感到了源自本能的不适。

自奥克斯薇所在的天空开始，广袤而含有一丝杂质的蔚蓝苍穹被猛然蒙上阴影，呈现出骇人的灰白色。

而在地面上，汇集了各色魔力的涡旋正不加区别地掠夺着所有此世与非世存在的“能”，所过之地所触之物皆被夺走了色彩，变化为与天空同样的灰白色的可怖景象。

然而“能”可以被转移，可以被转化，但却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灭。被夺走的“能”最终所汇聚的“奇点”，就是那面诡异的「逆流之盾」。

奥克斯薇周边的能量密度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逼近了正常空间的极限。很快，由于光也被扭曲，奥克斯薇与「逆流之盾」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彻底的黑暗之中，只有相较之下无比微弱的魔力还可以证明奥克斯薇的存在。

在没有任何人祈求的情况下，诸神之伟力降临世间。只是这一次，神明意图抹杀的目标变成了人类，或者说，身处异变中心的奥克斯薇，已经不再被祂们视作“人”。

“时”在这一刻如字面意思一样彻底地停滞了。万物冻结，连天灾也不例外。唯有意图吞噬一切的“逆流之涡旋”仍在转动，它们甚至想要将神力纳入囊中！

……好在还未酿成大错。

……需要修补的时空并不多。

这一次的「逆流之盾」已被从历史中彻底抹除，但奥克斯薇依旧完好无损。

金色的神力感到不解，然而这是来自时之神的怜悯，即使是光之神也不得不让步。

“主君？主君？！”

安可带着哭腔的声音在空间中再度响起。

“主君，请不要放弃！您还有着和公主的约定，您和她的联系还没有断绝！您不是说还能感受到公主殿下的存在吗，我们还需要您带领着我们继续前进，您一直是我們最重要的主君，请继续指引我们吧，拜托了——”

恍惚间，奥克斯薇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是来自她忠诚的部下，是来自于过去与未来经她所守护的人，以及她的公主——这个世界上最纯洁可爱与高贵之人。

“请堂堂正正地抬起头来，你无愧于英雄之名。”

“不要辜负那些爱你的人，不要辜负你所爱的人。”

“您是我们的英雄！”

“妈妈说过，英雄是不会哭泣的，英雄应该是带给所有人希望的存在。”

“请代替我继续守护这个世界。”

“不要忘记我们的羁绊、我们的约定。”

.....

有如在洪流中抓住一根稻草，奥克斯薇的意识最终摆脱了自我设置的枷锁，从无意识的疯狂中寻回了一丝理智。

她并不记得刚刚所发生的一切，但眼前一片灰白的世界无疑是她的所做所为。

不论是身为英雄，还是身为「骑士」，这都是无法被容许的罪。

此刻的奥克斯薇反而没有了什么顾虑与牵挂，她必须阻止这一切，她必须赎罪，这是她仅存的生命意义。

在时之神为她所创造的幻象中，奥克斯薇挥开了一只紧紧握着的安可的手，转而在她的哭泣声中用剑刺向了自己的胸膛。

“真是的，这么久了……还是这么爱哭……”

奥克斯薇重新握住了安可的手，只是这次是为了道别。

“拿起这把剑，然后成为新的英雄。”

安可没有听从，只是在不停地哭泣，仿佛奥克斯薇并不在她的身边一样。

原来，只是时之神的恶作剧而已。

“这样啊——谢谢您。”

这会是在何时的未来呢？意识到周身只是幻象的奥克斯薇微笑着，然后亲手

拔出了插在胸膛上的利剑。其上，穿刺着自奥克斯薇胸膛中取出的翡翠色结晶，即使沾满血污也依旧光彩夺目，神器与之相比竟也显得黯淡无光。

失去了所有力量的奥克斯薇开始朝着地面坠落，那颗翡翠色的结晶则被她用力掷往高天之上。

——“时”再度开始流动。

一秒、两秒、三秒，什么都没有发生。

“主君！！！”

现实世界里，首先察觉到异常的安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朝着奥克斯薇疾驰而来，速度甚至超越了为其提供掩护的狙击术式。沿途的一切阻碍都被其以纯粹的暴力粉碎，安可所注视着的，从来只有奥克斯薇一人。

她伸出双手，不顾僭越的想法将主君抱入怀中。而面对着向她伸出双手的安可，奥克斯薇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人偶，空洞无神地注视着王都的方向。

安可顺着她的视线望去，然后她便察觉到了异样——那束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

高天之上，神之子唱起祝歌。

过去、现在、未来，星象即此更迭。

降诞、毁灭、重生，万物生生不息。

背负着原罪的少女啊，成为自我的囚徒。

铸荣光为卫盾，戍理想之长歌。

“无生、无死、无灭，人之理——「荣光卫盾」——司守护之威能。”

翡翠色的光之壁自王都中心浮现。起初那只是一道微弱的光芒，一只不屑一顾的天灾意图将其熄灭，却在靠近它的下一刻被抽走了所有的“能”，连惨叫都没有发出就失去了形迹。

「末日」惊恐地发现，自己竟无法观测到光壁内部的景象，被光之壁杀死的天灾也失去了在此世存在的可能性。作为“离世之理”的它们正在被那道区区人类产生的光芒修正，它第一次产生了害怕的情绪，而这种未知的恐惧是「末日」从未体会过的。

它想要逃跑，但光壁成长的速度更快。其他天灾甚至没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被那道翡翠色的光吞噬，化作它的食粮，然后被从这个世界驱除。

「末日」已顾不得自己的使命，它只是在自己本能的驱使下不断逃跑，但也仅仅只是一瞬，翡翠色的光便缠绕在了它的身上。

「末日」嚎叫着，宁可剥离自身的其它部分也想要阻止那道光的蔓延。它成功了，「末日」仅剩的已没有任何力量的核心被掷出了中央国境，而翡翠色的光壁至此已是极限。

在这片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不再有任何“非世之理”存在。

突如其来的异变令天骑卫队的众人不知所措。天灾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而整片空间充斥着翡翠色的具象化的魔力（光）。

躺在安可怀中的奥克斯薇依然没有恢复意识，众人为其施展的治愈系魔法也只是勉强维系住了她的物理生物体征。

【真是可惜】，虚空深处传来叹息。

神域之上，光之神的权柄依然无人可及。

但，星象几度更易，■■■■■■■■■■■■■■■■■■■■距离祂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除高天之上的诸神以外无人可知。

光壁在三日后消失，天灾紧随其后重新占领了这片土地。直到战争结束，中央国境全境都化作了荒芜之地。即使在「公主」们的努力下尽力恢复了大部分土地，童话王国也依旧不得不进行迁都。

而自那一战结束之后，奥克斯薇便从世人的目光中消失了。天骑卫队依旧驰骋于各地征战，但在他们之前却再也没有了往日英雄的身影。

有人说她是在与「末日」的厮杀中力竭而亡，那只核心暴露在外被轻易讨伐的「末日」就是她的战果；有人说她是为了守护中央国境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道持续三日矗立的光壁就是她所召唤的神迹；有人说她其实没有死，只是因重伤失去意识，被童话王国藏了起来……

面对着如此种种猜测，天骑卫队和「公主」们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战后，童话王国将奥克斯薇认定为“失踪”，尽管没有遗体却也默许了其他国家为其树立等身之上的雕像。

这项仅属于已逝伟人的殊荣似乎印证了英雄已死的传言，但依旧有无数人愿

意相信奥克斯薇从未离开过她所守护的这个世界。她或许只是厌倦了英雄的身份，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过着平静而又幸福的生活。证据就是，在高天之上，仅属于奥克斯薇的那颗永星从未落下。

此即为守护人类的英雄，亦是司掌守护的人之理——奥克斯薇的故事。

前传 完

附录 2

世界的尽头简笔地图

世界地图

利贝尔王国地图

后记

那么今天呢，在幻想组曲的又一本新书完成的当下，我们请来了一位在本系列作品创作过程中提供了诸多重要帮助的老朋友，月，来为这一卷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大家鼓掌鼓掌。

（啪叽啪叽）

谢谢小星的邀请，没想到旅者篇的前传这么快就完成了，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话说这次还需要我做自我介绍吗，读者们应该很熟悉我了才对？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还是算了吧，上一次的自我介绍太羞人了，我都不好意思再回看那期的访谈。

你说的是，“仙女银河唯一的永恒之月——”

啊啊啊，不要再说了，我一想到这是在我那个时代都已经有些过时了的自我介绍就忍不住想找个没有人的夹隙钻进去。

找个夹隙钻进去是没问题，但至少请先做完这期节目。

多体谅一下你的前辈啊，小星。

话说回来，月，读者们一直很好奇你对于书籍的喜好，公元时代正是传统文学盛行的时期，并且反战主义似乎是公元末的主流。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公元人”，你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反战主义只是公元末时代精神的无数缩影之一，仅仅是几次世界大战并不会如现代人所想的那样终结一个文明的自我毁灭欲望。而且对我来说，故事的内容是否有趣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一直都喜欢幻想类的故事。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看到幻想类的故事还能在现在的读者心中占据一席之地时是如此惊喜了。在公元时代的末期，人们普遍认为幻想类的故事将在人类踏入星际时代之后彻底消失，因为在无限的宇宙之中，“一切不可能都会化作可能”，人类最异想天开的想象可能都无法超越现实的多彩，到那时，记述者们只需要将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就足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月，提醒你一下哦，幻想组曲也是改编自“现实”的。

不过幻想组曲并不是历史，而是故事，而且还是符合一个“原始人”喜好的故事，这就足够了。事实上我在离开公元时代的时候，还在担心以文字为载体的传统文学会消亡呢。

那如果传统文学真的消失了，你会为此感到悲伤吗？

可能会有一点，毕竟我很喜欢故事。但如果你问我是否在乎传统文学的消亡，我只能说我并不在乎。文明自有其必然的发展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东西消失了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当你有一天也要跨越漫长的时间去往未来，你应该首先担心的是你还能否融入未来人的世界。甚至人类选择变成了——嗯，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你也只能接受。更别说地球文明在未来还存在不存在这样现实的问题了。

如果地球文明毁灭了，我们也就不会坐在这里一起探讨文学了。

没错，所以文明终结其实是最不需要我们担心的问题了，毕竟在无意识中迎来终结是一个旅者最好的结局。

古老的哲学。在我成长的时代里，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永生的可能，所以几乎没人再去像旧时代那样关心死亡。

我们那个时代更没人关心这些呢，人们太忙了，忙到把时间留给思考都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而且，我其实很懒的。

嗯，这点倒是能看出来。上次的执勤日志你写了吗？每一页都是“无事发生”和“一切安好”可称不上是记录。

不要拆我台啊，这是自嘲，自嘲啦。

那么在你看来，这个时代的故事和公元时代的故事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吗？

这可真是一个不得了的问题，不管是你说的“这个时代”或者是“公元时代”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范围，人们对故事的喜好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在公元时代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个圆”，意思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总会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在未来重演，流行风尚也是在不停循环。

可惜的是，这个时代的艺术似乎是要在虚无感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了。

这个时代的人们就喜欢这些嘛，“艺术的终结”——艺术已经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被穷尽了所有的存在形式，从拟造智能真正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如此了。

话又说回来，你不觉得这种观点和曾经的《先行者七项原则》有异曲同工之

妙吗？

哇，你真的要在当事人的面前说坏话吗？我不会上当的。如果你真的有疑问，档案馆里存放着你需要的所有资料。

〈笑〉好吧，换一个话题，和幻想组曲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场冒险后，你对于文明学的看法会不会有所改变？读者们对此的看法似乎是一半一半。

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

似乎是这样。

嗯……其实在我出生的年代也有类似的争论。当然在公元时代还没有现在的文明学，与之相近的可能是历史学与社会学。一部分人认为这些学科是科学，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它们还远远称不上“科学”。因为以公元时代的技术，过去同未来均不可知，历史研究所需的客观样本几乎不存在；我们也无法对社会学的研究进行验证，以人为变量的实验本身即是不确定性的代名词。但是人类总还是需要一个理论，或者一个信仰去支持自己继续前进，所以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依旧被保留了下来。

总觉得原本的问题被绕开了呢。

这一定是你的错觉。小星，这是作为前辈的忠告，现代人的问题就交给现代人去解决好了。

最后的快问快答，月最喜欢的星座是哪一个？

七七三二，永恒轮转的守护之伞座。

月现在使用的身体是？

当然是原本的碳基生物学身体，我是怀旧党。

能透漏一下月现在的工作吗？

一名平平无奇的人民公仆。

月最喜欢的饮品是？

星河一号电子茶。

果然是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喜好。

多嘴，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

这可都是可爱读者们的亲笔来信——话说回来，明明我才是作者，但想要月继续出场的呼声可真是一点不少。月，看来你真的很有人气呢！

承蒙厚爱，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幻想组曲系列的下一部作品，今后我也会不时来客串的。

或者，为了满足这些忠实读者的愿望，就由月来写一篇公元时代的幻想组曲如何？

咦？现在的幻想组曲我也有在参与编写吧？

发挥了可有可无的作用？

呜呜，我好伤心啊，小星——

假哭只有第一次才有用哦。再者，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了。

说什么忠实读者的愿望，我看这就是你自己的愿望吧？

唉嘿。